

亞洲弱小民族剪影

生活書店發行

世界知識叢書之五十五

7
3
3

世界知識叢書之十五

亞細亞弱小民族剪影

張吳
清友
著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

目次

朝鮮	金奎光(一)
台灣	吳清友(三)
菲列賓	姜君辰(云)
馬來亞	蕭湘(元)
暹羅	王漁邨(兗)
越南	宜開(六)
緬甸	勞難(七)
印度	張弼(八)
阿富汗	仰宗漢(癸)

伊蘭.....沈志遠(二五)

伊拉克.....吳清友(二七)

巴力斯坦.....賓符(三七)

敘利亞.....麥逸(三四)

730.39
308
3



1

朝鮮

關於朝鮮民族生活的知識，在中國我覺得還是非常缺乏，而且很不普遍的。固然，有許多人知道，朝鮮人是穿白衣的，面孔也像中國人一樣，說的話是咕哩咕嚕，說他們自己的話。還有一層，他們的國家是給日本滅亡了，可是現在，他們竟狐假虎勢，要欺負中國人！不是嗎？幾年前的萬寶山事件和朝鮮境內對華僑的暴動，都不是欺負中國人的實例嗎？尤其到現在，他們在華北各地竟替東洋人作了偷運現銀和走私的先鋒，作了販賣毒品和偵探的走卒，當然這些都是不可掩的事實。可是單單這樣的理解，顯然是不夠的，而且是浮淺的。我們是需要究明這些事實的來源，更需要正確的理解朝鮮民族的歷史的生活情況。換句話說，從前朝鮮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生活情形是怎樣？特別在亡國以前和以後，他們的生活起了怎樣的變化？關於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有正確的認識。



(南)

原來，朝鮮是突出於亞洲東部的半島國家。在西北，以滿洲和西伯利亞爲境，在東方，隔海而和日本爲鄰。四季的氣候非常適宜。到處有廣大的平野，地質肥沃，適於農耕。海岸線很長，舟楫的交通甚便。全國面積有一萬四千三百二十方里，總人口約有二千餘萬人。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從事農耕，因此農產物最多，在沿海各地，漁業也很發達。木材及鑛產亦極豐富。這種自然的條件，對於朝鮮民族的發展，有很大的關係。事實上朝鮮民族能夠在這半島內建立四千餘年悠久的民族國家，同時能夠防衛周圍的強大的異民族的侵略，而過着他們的獨自的文化生活，當然與上述自然的條件，有密切關係。

可是，朝鮮民族的發祥地，却不是這個半島。據一般史學家的考證，朝鮮民族原是蒙古族的一支派。最初從大陸向南移動，經過滿洲荒野，循着白頭山脈而移住於現在的朝鮮。就歷史的記載說，朝鮮民族最初建國的地方是太白山（即白頭山），他們的最初的君主是檀君，這就是他們的老祖宗，奉爲神聖的民族神。據說，他是「與堯並立」的，即是和堯舜同一時代的人，朝鮮歷史也是從他開頭的。

在歷史上，朝鮮和中國發生最初的關係，大約是從所謂「箕子封朝鮮」時開始的。但當時的朝鮮民族還沒有受到中國的文化影響。到了唐宋時代，他們才能充分的吸收中國的文化。所謂儒釋道三教，次第輸入朝鮮，遂建立了新羅、高麗時代的燦爛的文化。同時朝鮮在政治上完全成了中國的附庸。

朝鮮的封建專制王國是在新羅統一後才被完成的。這制度，一直繼續到十九世紀末，開始動搖，至二十世紀初，隨亡國而跟着瓦解。本來朝鮮是東方最典型的鎖國主義的封建專制國家。貴族、官僚、地主三位一體的統治階級，深深的鎖着國門，任意榨取大多數農民大眾的血汗，窮奢極侈，盡情歡樂，他們以為：只要三年一次進貢大國的天子，便可以太平無事。他們夢也想不到有所謂帝國主義的怪物，將要折散他們的安樂窩。

到了十九世紀末，朝鮮所處的國際環境是非常複雜而險惡。當時日本要完成所謂「明治維新」，實行它的征韓計劃。舊俄帝國是爲着找尋所謂不凍港而向滿洲進出，取得旅大要塞，更進而欲併吞朝鮮。中國呢，以老大哥的資格，死抱着朝鮮不放。這樣朝鮮便

成了中日俄三國爭逐之鹿。這種國際關係也在朝鮮政治舞台上充分反映出來。就是有所謂親中派，親俄派，親日派等韓奸政黨，互相鬥爭，而自促滅亡。結果，一八九四年發生中日戰爭，中國被打敗，遂締結中日馬關條約，承認朝鮮爲獨立，使本國離開朝鮮。這樣朝鮮內的親中派政黨也跟着瓦解。日本雖打退了中國，但強大的帝俄勢力，在朝鮮政治舞台上直接和日本對立着。結果，又發生了一九〇四年的俄日戰爭，俄國也被打敗，締結了所謂資芬斯條約，在這條約中也規定了朝鮮的獨立主權。可是從此以後，朝鮮好似現在的「滿洲國」一樣，成了日本隨意烹殺的鹿了。日俄戰爭後第五年，即一九一〇年八月二十九日，朝鮮的親日派賣國韓奸們，竟把整個的國土和民族獻給日本，作爲它的殖民地，和民族奴隸了。當時全國民衆都不願當亡國奴，起來反抗，在到處發生強烈的暴動和巷戰，結果在韓奸賣國賊和日本的共同進攻下，雖被一時的鎮壓下去，但在此時已經很廣泛的種下了朝鮮民族解放運動的種子。

日本奪取朝鮮的統治權後，第一任總督寺內正毅爲着鎮壓民衆的叛亂，採取了極

端蠻橫的壓迫政策。在政治方面採行有名的憲兵警察制，散布在全國到處的每個憲兵，對於朝鮮人都有生殺予奪之權。在經濟方面採用掠奪主義，把全國的宮室所有，宗教所有，人民的宗室所有等等共有的及所有權不分明土地，森林及其他財產都沒收爲總督府所有。此外，對於土著資本加以壓迫，而特別助長日本人的資本。在文化方面，首先施行奴隸教育，禁止教朝鮮史及朝鮮語，解散朝鮮人辦的學校，妨害朝鮮人受高等教育，剝奪言論、集會、出版、結社等自由。這種要使全國監獄化，而且把朝鮮全體民族當作囚犯看待的政治，就是有名的寺內武斷政治。這種政治，不單不能減低民衆的反抗情緒，反而更促進全民族同仇敵愾的反日統一戰線。一九一九年偉大的「三一」獨立運動，便是這種政治的必然的後果。

原來「三一」運動是由於國際的及國內的種種原因促成的東西。第一，大戰以後在巴黎開世界和平會議時，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所謂「基於正義人道的民族自決案」，要給各弱小民族以獨立自主的權利，這是刺激了朝鮮民族的獨立自存的決心。第二，亡

國後經過了五年間殘酷的遊擊戰爭，最後敗退到滿洲的義兵，在那裏重新建立更強大的武裝隊伍，同時許多亡命海外的愛國志士組織各種政治團體，在各國作外交活動，而他們的聲勢日見浩大，刺戟了國內民衆的反日情緒。第二、寺內武斷政治的結果，不單引起了多數勞苦大衆的憤懣，並且民族資本家、地主、貴族及中小資產層分子都抱着不滿，而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看了國際的及國內的比較有利的情勢，就抱着領導全體民族而與日抗爭的決心。在這三個主要原因之下，就發動了全國一致的偉大的「三一」運動了。這運動是和中國的「五四」運動有着多少同樣的意義，但它的行動是比「五四」運動更爲廣泛而澈底。然而它終於失敗了。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力量太薄弱，沒有堅強的政治組織，沒有組織廣大的羣衆，然而此外還有更主要的原

因，就是敵人的力量太大了。

「三一」運動後，寺內總督引咎辭職，齋藤實標榜所謂文化政治，就任第二任總督。他的所謂文化政治自然比寺內的武斷政治高明得多。他是首先對於民族資產階級及

地主施行懷柔政策，使他們參加低級的政治的協議機關，同時容許一定限度的言論，出版、結社等自由，而且運用龐大的金融資本，使民族資本隸屬化或同化，這種政策的結果，民族資產階級及地主，漸次投到他的懷抱裏去了。然而多數勞苦大眾是在日鮮資本家及地主的共同壓榨下，仍然過着牛馬的生活。所謂文化政治，和他們是沒有關係的。

「三一」運動失敗以後，朝鮮革命運動內部發生了兩種傾向，就是民族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本來「三一」運動及其以前的各種反日運動，都可以說是民族主義運動，但這些運動都是很漠然的愛國的或復國的運動，可是「三一」運動以後，在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者間，發生了關於獨立運動的理論鬥爭，從此便產生了很有體系的理論的民族主義，例如李光洙的民族性改造論，安昌浩的務實力行主義等，都屬於此。

社會主義運動是由種種原因而產生的。第一當時蘇聯對朝鮮的影響很大，而且曾經參加十月革命的朝鮮青年們都是朝鮮社會主義思想的播種者。第二，日本留學生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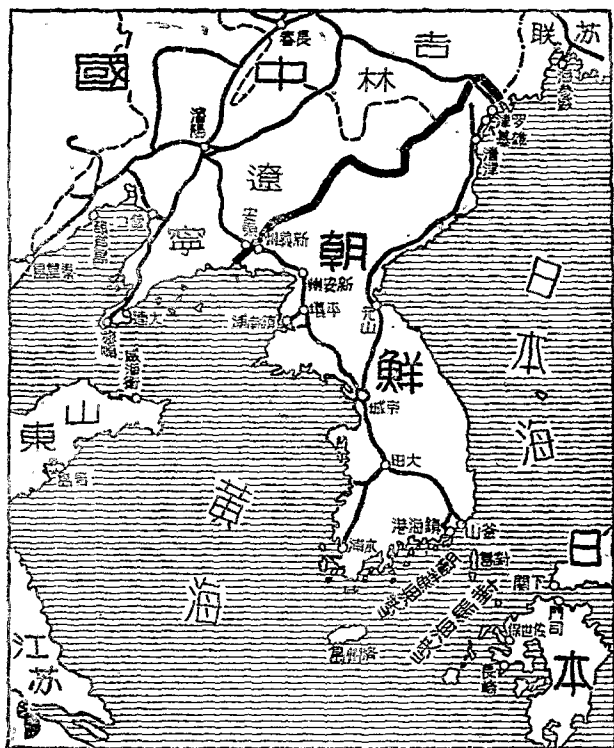
面也帶來了社會主義的思想。第三，最主要的是朝鮮農業工人的數目急激增加，具備了能夠接受社會主義思想的客觀條件。由於這三個主要的原因，社會運動便很迅速的發展了。一九二四年開民衆運動者大會時，火曜會派所領導的團體共有五百餘，屬於蘇爾（即首都之意）青年派的團體共有四百餘，其他無所屬的團體一併計算起來，超過一千以上。這是朝鮮社會運動的思想鬥爭時代的現象。

此外還有值得注意的是「三一」運動失敗後繼續發生的暗殺破壞運動。有名的義烈團是這運動的代表團體。他們是小資產階級的熱情分子，有些帶着無政府主義的色彩。這運動雖然是近於感情的絕望的行動，但他們的義憤、勇敢、犧牲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可是自從民族資產階級投降了日本，而大衆的社會運動開始廣泛的展開以來，所謂民族主義運動及暗殺破壞運動，都漸次衰弱下去，到了一九二六——七年中國北伐時期中，受着中國革命運動的影響，在朝鮮也成立了社會運動和民族運動的聯合戰線，

即組織所謂新幹會，作為朝鮮民族解放運動的總本部，可是不久因種種策略上的分歧，遂致分裂，新幹會自身亦被解散了。

自從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勃發以後，日本國內也發生社會各方面的不安和動搖。他們為克服這恐慌的危機，遂開始實行法西斯蒂的軍事冒險政策，造成了「九一八」事變，佔領滿蒙，更進一步要實行反蘇滅華的所謂大陸政策。這種急激變化的政治局勢，對於朝鮮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生活，給與了很大的影響。換言之，日本為着準備未來的大戰，不得不積極榨取朝鮮民族的最後一滴血，更為着保證戰爭的勝利，不得不積極肅清後方的「不穩分子」，絞殺一切革命勢力。最近在朝鮮有所謂思想警察制度，大凡有着左傾思想的人，都在被捕投獄之列。在這種法西斯蒂的暴壓下，無論是民族運動或社會運動，都沒有存在的可能。這不單在朝鮮如此，在日本亦復如此。可是在另一方面，這種情勢乃是造成了可能組織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線的客觀的條件。其實在現在，日本的人民戰線已經從理論的過程移到具體化的過程，它對於朝鮮的民族統一戰



線，無疑的是起指導的作用的。而且日本的人民陣線和朝鮮的民族統一戰線，一定有緊密的聯繫，而共同的敵人鬥爭，是不待說的。

最後，關於朝鮮民族的前途問題，許多人

抱着悲觀。已經給日本同化了的民族資本家、地主、以及沒落的中、小資產階級分子，他們都以為朝鮮民族是沒有前途的，他們看了日本的強大的軍備，龐大的金融勢力及大規模的產業組織，回頭看自己民族的周圍，便覺得一無所有！於是乎只有絕望的一途了。可是大多數生產大眾是一向抱着樂觀的。他們也知道日本勢力的空前膨大，但同時知道它的沒落時期不遠！又朝鮮民族雖極貧弱，但在民族的絕大部分中正在生長着偉大的新興勢力。他們是不單反對英雄的主觀主義的獨自革命論，同時反對那些主張朝鮮民族的解放只要等到日本革命的取消主義。他們是正確的提出朝鮮革命現階段的任務，同時把朝鮮革命當作世界革命的一環而理解的。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朝鮮民族的光明的前途。

台 灣

吳清友

一 台灣의 風景線

福建的對岸有一個形似芭蕉葉的島嶼，浮在海面上，這就是號稱「美麗島」(Formosa)的台灣(Taiwan)。全境崗巒起伏，懸崖壁立，林木葱鬱，氣候溫和，又有「常綠國」之稱。

按福建通志海防考之記載，台灣之發現在隋代：「隋唐中，遣虎賁陳稜略取澎湖地，謂其嶼屹立巨浸中，環島三十有六（今六十有三）如排衙，居民以占茅爲廬舍，推年大者爲長，以漁畝爲業，宜牧羊，散食山谷間，各勞耳爲記。」

據現代世界史的記載，台灣最初發現歐洲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荷蘭人足跡的

到臨，是在十六——七世紀時期，嗣後盡爲本島番民驅逐出境，至十八世紀時，台灣始列爲藩屬，歸中國統治。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之後，台灣才劃入日本帝國的版圖。

台灣的面積有二、三三二平方公里，人口據最近統計，約有五百餘萬。其中土著有生熟番番之稱，番人的種族大別可分爲七種：一、大野兒族（Taiyall Tribe）二、保隆族（Bonnun Tribe）三、曹米族（Tsuannie Tribe）四、培旺族（Paiwan Tribe）五、阿米族（Amie Tribe）六、亞米族（Yamie Tribe）七、晒隨斯族（Saisatsat Tribe）日本統治台灣後，對這些番民是「剿撫兼施」，但番人雖然野蠻，却不甘作異族的馴服奴隸。根據統計，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二〇年，番民六百七十二個社中，歸順日本的只有五五一個社，可見日本帝國主義的「德政」，還不能完全達到這些「化外的頑民」。因此，日本對這些番民採用「五里計劃」，就是說，每年向生番棲息的深山裏推進五里，實行個別擊破的焚殺政策，這是日本「開化」台灣的基本政策之一。

台灣人民大多數業農，農作物出產之大宗，首稱米、茶、糖、蔗和西米。他如竹、樟等熱帶

植物，亦頗繁殖，礦產以石煤之產額爲最豐饒。

台灣在世界貿易中所占的份兒，一九一三年全無，一九二八年爲〇・三，一九三二年增至〇・四。根據台灣總督府財政局統計，一九三六年台灣的貿易流轉突飛猛晉，突破六億日金以上，其中關於對外貿易輸出占二千六百萬日金，輸入占四千五百萬日金；關於對內貿易移出三萬二千三百萬日金，移入二萬二千三百萬日金。

台灣以糖，米爲出口之主要項目，前者占其輸出百分之六十，後者——二十。這是日人採用台灣農業專門化政策的結果。這樣一來，台灣就被牽入資本主義世界貨幣——貿易的漩渦，而台灣千千萬萬的勞動者的生命也以國外市場上「糖的景氣」爲轉移了。台灣的貿易主要以日本爲對象，其中雅片、食鹽、樟腦和酒是歸日本專賣的。日本輸入的百分之三十，輸出的百分之三十五，是依靠台灣和朝鮮，在比重上說，它們是占着日本對外貿易之第一位。

台灣人多信奉佛教及道教，其次爲齋教（折衷儒佛兩教之教派）和基督教，其中

耶穌教徒比天主教徒爲多。

日本人在台灣的教育設施，是以民族線來劃分的，所謂小學，專供日人子弟攻讀，公學則專教華僑及番人，台人要享中等的教育，很不容易，至於出國留學，甚至要遭到「面斥」。

二 台灣怎樣被投入奴隸的牢獄

台灣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曙光期，已成爲許多國家掠奪的對象了。最初殖民到台灣的是中國，但中國在那裏沒有創立起穩固的基礎，因此，台灣在荷蘭人佔領以前，還是中國及日本海盜的逋逃藪。荷蘭自東南海的殖民計畫成功之後，於一六二四年盤據台灣的西南部，接踵而來的是西班牙人，它於一六二六年佔領台灣的北部，及至一六四一年，後者完全爲前者所排擠。荷蘭人統治台灣繼續三十八年之久，計從一六二四年至一六六二年。

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時，英國的軍隊會侵入台灣，不久便撤退。一八五八年英法聯軍之役，成立天津條約，開放台灣。一八七四年日本正式開始遠征台灣了。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次年成立和約，由清政府改台灣爲行省。一八九五年當日本認定中日戰爭已有勝利把握時，日本的軍界就熱烈地討論領土的侵佔問題，陸軍主張兼併遼東，而海軍則主張佔有「南進的橋樑」——台灣，從此台灣就脫離了中國的機體。

自日本佔領台灣之後，西班牙深懼日本勢力之南侵，於一八九五年與日本訂立特殊的協定，規定以巴士海峽（Bass Strait）爲界，西班牙不再向北侵，日本則不可南進。及至一八九五年美西戰爭，西屬菲律賓濱爲美所佔領，一八九九年德國又收買加羅林等三系大羣島，這個條約的意義已經消失，日本現在已以台灣爲根據地，着着南進了。

三 日本爲什麼要奪取這個蘋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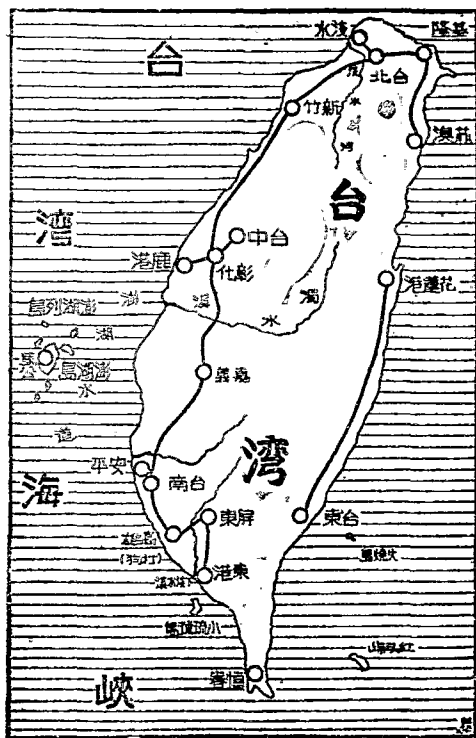
日本帝國主義的膨脹，基礎上也如其他資本主義強國一樣，在獨占的腐蝕階段，爲

要適應其內在的擴展率，而肆行對外的侵略。但這絕不是說一切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每一部份都是相同的。資本主義國家殖民方法的形式和內容之差異，首先是由每一帝國主義宗主國內部社會經濟結構及其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上形成的特徵來決定的。

日本帝國主義是在軍事專制制度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它境內保留有許多封建的殘餘。在這個基礎上所產生的日本帝國主義之殖民地侵略，自然具有軍事封建的色彩，和西歐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侵略，有很大的差別。

首先由於採用半封建的方法剝削國內勞動大眾的結果，造成日本人民購買力之低微，造成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內部市場的狹窄性，這使日本大大地倚賴國外市場，特別是殖民地的掠奪，因此，殖民地的膨脹，無論領土上或經濟上都構成日本帝國主義整個制度之主要練環。

如果我們說英法及其他國家，它們的佔領殖民地是獨占資本要求的一種表現，獨占資本是它們政府的實際領導者，那末日本就不同了，雖然在佔領台灣時，日本現代經



濟的機構已具雛形，但牠的資本還很薄弱，那個時候，日本還沒有達到帝國主義的水準。可是日本的資產階級在這個時期已很明白它自己的前途。我們知道，日本獲得台灣之後不久，就擬着手創辦台灣銀行，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它把日本佔領台灣的目的完

全顯露出來了。

「台灣銀行

是台灣的財政機關，它資助全島工商以及私人和本家的企業，它推動全島富源之開發和刺激經濟的進展。」

日本佔領台灣進一步的目的，是在傳播其活動於南洋羣島及華南：

「現時台灣已落在我們的手裏。大日本已找到適當的機會以擴大其領土。政府一下手就會調整其殖民地化的事業，這塊土地成爲實現我們將來偉大計畫之根據地。它南端離菲律賓、香港、安南、新加坡不遠，與南洋羣島並列，架起一座天然的橋樑，它們都應歸附日本帝國的統治之下，但這一切都是將來的事業，台灣是這樁事業的保證。」

三十多年前日本資產階級根據台灣時所預定的「偉大事業」，現在已成爲它殖民地侵略的明確目標，而加緊促其實現了。

四 台灣是被絞汁的檸檬

根據日本官方統計，日本帝國總面積，本土只占百分之一七·六，其餘的百分之八十二·四盡是殖民地，滿洲及南洋委任統治地都包刮在內。它僅次於英法而列爲世界最大殖民帝國之第三位。日本全部生產品的百分之二三靠台灣、朝鮮和滿洲來消納。

的，只這一點，已足證明日本倚賴殖民地的程度很高。再加上軍事封建帝國主義剝削的特質，使日本殖民地人民所受的榨取，比別的國家的殖民地人民都要厲害些。

日本資本主義吸取利潤，有兩個基本來源，一是剝削日本境內的工農勞動大眾，一是帝國主義軍事封建的掠奪殖民地。台灣就是最初受到日本帝國主義軍事封建掠奪的國家之一。日本總督在台灣所施行的財政政策和捐稅制度，就是日本軍事封建剝奪台灣國民收入的實例之一。台灣的人口稅平均比日本多倍半，比安南多二倍，這樣的高稅率不僅在日本的殖民地中爲罕有，同時也打破全世界殖民地中最高的紀錄。日本就用這樣的手段造成台灣財政的「獨立」，而且補足了日本財政資本先天的不足。關於這點，甚至台灣的總督自己也承認：『我們爭取財政地位的穩固榨取了人民的全部血汗，無論如何，要達到宗主國負擔的減輕，由這種設施所生的惡果，不僅對外國人，就是對台灣的新移民者，也不能預料的。』

再，日本在台灣「調整」土地所有權，實際上是用獨特的方法，把台灣人民的土地

交給日本資本主義的公司和日本的地主，結果使台灣的土地所有權大大地集中起來。這裏所施行的剝奪土地的方法，是各種各樣的，從藉口缺乏正式管業契約，由國家加以沒收，直至借助警察依照「官價」「收買會照」都採用着。

日本對台灣幾種重要物品之專買以及禁止台灣人民自己組織大規模的糖業製造廠，這使台灣的土著資本比朝鮮受着更大的壓迫。日本在台灣股份公司支付資本中的份兒，是百分之九〇·四，在朝鮮則只有百分之六二·五。

一九〇二年日本在台灣設立一家製糖公司，最初資本只有五十萬日金，至一九二七年擁資竟達五萬萬日金以上，就是說在二十五年中資本增加了一千倍。無疑的，這家糖業公司的投資是日本在台灣的最大企業投資之一。但我們應當看出一點，就是這樣鉅額的資本並不是從日本輸到台灣的，是日人用刺刀在台灣人民身上榨取去的超額利潤之一部份的積累。日本採用了軍事封建的剝削方法，創立台灣殖民地束縛的財政基礎。在此種情形之下，台灣的國民經濟完全受着日本所控制，它成爲宗主國農業原料

的附庸了。

台灣差不多完全缺乏重工業。就是紡織工業的發展，比朝鮮也要薄弱許多。日本在台灣主要只是朝着製糖工業，因為在台灣的自然條件下，這是最有利可圖的部門。一九三一年下半年日本一家獨占公司在台灣糖業的投資利潤，為百分之一三·一五，一九三三年為百分之三四·一七。因此，一九三三年台灣雖然發現了豐富的煤油礦，日人甚至稱之為「日本煤油的寶庫」，但這個寶庫現在還沒有開發。原因非常簡單，因為在日人統治之下，殘酷地施行超經濟的剝削，那裏一切企業資本之有機構成非常低，而利潤往往是超額的，如果開發這一重工業部門——煤油，不僅需要很大的資本，而且需要現代化的機器，就是說要減少徒手勞動，結果會損及日人荷包的充實，所以在日人的如意算盤之下，甯願「貨棄於地」了。從這裏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果，在財政資本的統治之下，殖民地重工業真正的發展是不可能的。

台灣的人民除經濟上荷着不能負擔的超經濟剝削之外，在政治上也毫無地位之

可言。

日本的警察在台灣一手拿刺刀，一手拿聖諭，對於土著操生殺予奪之權。在台灣東部勞動力的供給是由警察強制分派的，工人一得命令，無權拒絕工作。

日本在台灣遍佈猛於虎狼的苛政，什麼「六一法」「六三法」「保甲制度」「匪徒懲罰令」不勝枚舉。日人田川大吉郎在其所著的台灣訪問記中曾說到日本統治台灣的政治，比較朝鮮更爲殘酷，更爲專制：「一、總督任陸軍武官時，得兼任軍隊司令官，這種是台灣有而朝鮮無；二、地方選舉制度，朝鮮有而台灣無；三、保甲制度，台灣有而朝鮮無；四、朝鮮有朝鮮文字的報紙，而台灣則無。」在這些制度之下，台灣人民所處的簡直不是「人間世」而是「修羅場」。

五 台灣人民不是羔羊

自台灣產業與世界市場發生結構上的聯繫之後，台灣農村和城市的階級分化日

益顯明，但此種鬥爭是與台灣的民族鬥爭交錯起來的，因為在台灣的日本人，大多數都是代表統治、特權階級的，至於台灣的大多數人民，則是代表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這是台灣反帝運動之動力。

遠在中國統治台灣的二百年中，台灣的民族解放鬥爭就沒有停止過，當時在台灣的民間，流行一種『五年一戰，不算大戰，三年一戰，不算小戰』之歌謠，及至台灣爲日本所兼併（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四年，台人對於日本官吏及警察的襲擊達十九次之多。在這個時期中，爲日本屠殺的「叛徒」有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人，被捕入獄的有二千九百九十八人。從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五年，台人襲擊台灣政府機關的陰謀和暴動有十次，其中最大的爲一九〇七年的蔡清淋革命，這些革命雖均爲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所踏碎，但其偉大的歷史意義是不可磨滅的。大戰後，台灣的民族解放運動更走上有組織的階段，作爲反帝鬥爭機關的「台灣文化協會」、「台灣工友同盟會」、「農民協會」等，相繼成立，喚醒民衆，促進革命的工作，進行不懈。一九二一年，台灣民衆領袖一百七十

九人連名向日政府要求，組織台灣的國會，不僅未邀獲准，而且領袖悉遭逮捕，一九二八年又舉行第九次的請願，簽名者達二千餘人，但均爲日本帝國主義暴力所鎮壓。

在台灣的民族解放運動中，我們也不能忽略台灣「野蠻」生番抵抗異族統治者的英勇行爲。一九三〇年十月，台灣所爆發的暴動就是由生番所主動的。一九三三年生番又掀起抗日的旗幟，日本竟利用最「文明的」利器——飛機、坦克、毒瓦斯，大施撻伐。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台灣民族擊殺日警二人，並散發傳單，列舉日本的罪行，且要求台灣民衆一致抗日，同年十月十八日，台灣志士再度圖謀大規模的復國運動，事敗，被捕者達四百餘人，可見台灣人民爲着自己民族的獨立和自由，作過何等偉大的犧牲！

菲 列 賓

姜君辰

說到菲律賓，一定有很多人就會發出不少疑問來。譬如自從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美國大總統批准了菲律賓獨立法案之後，菲律賓羣島（以下簡稱菲島）是否已得到真正的獨立了呢？假如不是真的而祇是形式上的，那末它的內容到底是玩的怎麼一套把戲？金圓帝國主義者為甚麼需要給與菲島以形式上的獨立，而又祇是給予它以這種獨立呢？這種獨立在菲島廣大民衆中所發生的反響又如何？所有這些問題，這裏因為篇幅關係，自然祇能概括地解釋一番。

在未解釋這些問題之前，其實也正是為了便於解釋這些問題起見，我們還得首先介紹一些關於菲律賓的歷史。菲律賓羣島的統治者，原來是西班牙人。早在十五世紀末葉，西班牙人就已到達菲島。作為菲島全部最重要的城市，即馬尼刺京城，就是由西班牙

人於一五七一年建立的。一五九〇年，他們又建築起城垣來，據說這城垣現時還存在着。馬尼刺在西班牙腐化的管理之下，却也有了迅速的發展，它曾成爲那時候遠東方面最重要的商業中心。

到了十九世紀末葉，美國便開始其帝國主義對外侵略的殖民政策。當它在名義上爲了古巴的獨立，實際上爲要把古巴（原來也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從西班牙人手裏奪過來而與西班牙開戰的時候，它就派遣杜威（他是當時美國的海軍大將）艦隊開到馬尼刺海灣去。一八九八年春，在杜威艦隊擊沉了西班牙的軍艦之後，美國軍隊便於卡微退（Cavite）上陸，預備襲擊馬尼刺。那時候適逢菲律賓內部又起了叛亂。這叛亂是由過去流放香港的政治犯阿基那爾渡（Aguinaldo）領導的。他乘美國船返歸菲島，同時又得到了杜威艦隊軍火上的幫助，所以起義了。沒有多少時候，他所領導的革命軍就把呂宋島上西班牙的駐軍驅逐，而成立了菲律賓共和國。於是，他就和美國軍隊連合，共同把西班牙軍隊打敗了。但美國軍隊當然不會就此了結的，它便單獨地首先進取馬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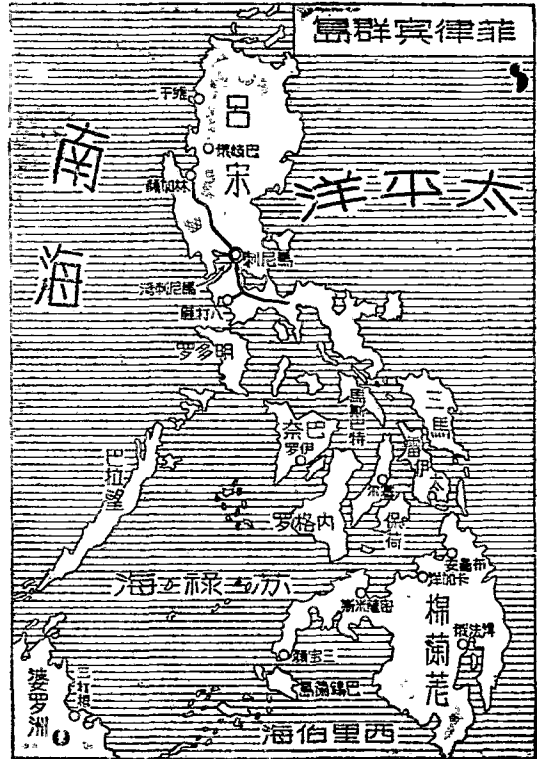
刺。在一八九八年八月十三日，即在西美兩國簽字和平草約前一日，美國佔領了馬尼刺。在西美議和簽字草約之後，美國方面曾要求割讓菲島，作為戰爭的賠償。這要求曾經西班牙拒絕過，但至同年十月十日，當西美兩國和議正式完成時，菲島便終於割讓給美國了。在和約中所列割讓菲島的同一條款內，美國允許給西班牙二萬萬美元，作為菲島的代價。有人認為菲島是美國購買來的，大概就是根據了這一點。

很明顯的，這裏所謂代價，其實祇是一種掩飾罷了。美國乘着打敗西班牙軍隊的機會，一舉而獲得後者的二大領土，這無疑是帝國主義者的本色。因此，當阿基那爾渡所立共和國政府與美國軍隊較量誰先放槍驅逐西班牙軍隊的時候，美國便擺出其帝國主義者的面目，在一八九九年二月，與阿基那爾渡軍隊發生衝突，並派遣六萬大軍來從事侵略了。由於阿氏領導下菲律賓軍隊的頑強抗戰，經過了整整三年之後，美國帝國主義才於一九〇二年重新征服了菲島，而正式在菲島派塔夫脫 (Tate) 做第一任總督。

美帝國主義者不惜用了這麼大的力量，費了這麼久的時間，去征服菲島人民的反

抗，這當然不是沒有原因的。原來美國在太平洋所有的領土中，菲律賓羣島是蘊藏最豐厚而面積巨大的屬地。它的島嶼，總計約有七千餘個，但其中只有四六二個大於一方哩。其餘祇是大巖石或小塊的卑濕地，而其中只有四分之一有名字。菲島全部面積約計十一餘萬方哩，與英格蘭、蘇格蘭差不多大，而約當美國紐約省的兩倍半。它的人口約計一千一百餘萬，據說富力總計有五萬五千萬元。菲島各地雨量很多，因此它的產業也以農業為最重要。它的重要作物有六種，依照次序為米、甘蔗、椰子、玉蜀黍、馬尼刺、芋、麻和烟草。菲島經濟在美國佔領後確會有更大的發展。農作物耕地有增無減；關於鐵道、道路、橋樑、電線、水利、學校、燈塔以及陸上測繪等事業，都曾努力進行開發。因此，在一九〇三至一九〇九年間，進出口貿易雖猶無甚進展，但自美國與菲島開始自由貿易後，自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二年，菲島的對外貿易總額幾乎增加了一倍。自然，在這經濟的開發過程中，美國投在菲島的資金很多，它在菲島對外貿易中所占成份的激增，更可證明美國主權獨占菲島經濟的趨勢。在菲島進出口貿易中，美貨所占的百分率，會由一八九九年的百

率會達三分之二那麼多。不錯，美國努力經營菲島的成果，除開它自己獲得了鉅額利潤之外，它所給與菲島土著資產者相當發展的刺激，確是也不小。



分之七，增至一九二五年的百分之五五。同時，美國在菲島所吸收的農產品和原料也很多，所以在菲島一九一二年的對外貿易總額中，美國所占百分

菲島之重要，至少在美帝國主義的心目中，當然決不祇是由於它的蘊藏富源之多，它在列強爭霸太平洋勢力上所占的地位，不能不說是其重要因素之一。菲島為南洋羣島中中東北部的一大羣島，在我國的東南方，它與太平洋中美屬關島，夏威夷羣島等相呼應，成爲一條橫斜線，而是距離美國最遠的海軍根據地。它的極北部與日屬台灣，僅隔巴士海峽（Bashi）距離祇有百哩，遙遙相望，已在台南軍港開放炮火時的射擊線內。因此，在日帝國主義積極從事於南進政策的企圖下，首當其衝的便是菲律賓。再加英國又在新嘉坡大築軍港，以鞏固它遠東的防務，美國更受雙方的威脅——自然，在這日帝國主義獨占中國的邁進中，最足以威脅美國的還是日本。

由於菲島在美國太平洋防務上所處地位的重要，由於在美屬諸島中菲島自然蘊藏的最爲豐富，所以美帝國主義對菲島的「經之營之」而必然堅持其繼續統治菲島的實權，是毫無疑義的了。所以，儘管在美國征服菲島後不久，菲島就成立了一個半自治的政府，菲島立法院儘管於一九〇七年時就已成立，由菲島富人選出的下院也成立了，

但上院却差不多是美國官吏的委員會。後來在一九一三年威爾遜總統治底下，上院裏邊菲律賓人也增加了；等到一九一六年通過了瓊斯法案（Jones Act）甚至已把民選的上院代替了這個委員會。可是在柯立支總統治底下，他却依然一再聲明：因為將發生的戰爭，美國不得不把統治菲島的大責，放到美國人的肩膀上去，……在菲人沒有明瞭司法、行政、立法三權絕對分立的意義之前，他們是不配獨立自治的。因此，菲島自治性質的漸次擴大，縱使確是事實，我們與其說是美國主義情願讓菲島逐漸獨立的表示，倒不如說是由於菲人不斷努力抗爭所獲得的成果。

至於一九三五年美國總統所批准的獨立法案，在形式上確使菲島獨立的姿態是愈益明顯了；但在實際上，它却祇是一面由於菲人獨立運動的越發增長，不得不用這種形式來掩飾緩和一下；同時另一方面正是爲了砂糖和製油業等的利益而加強美國帝國主義在菲島的統治罷了。

根據該獨立法案——名叫麥亭法案（McDuffie-Tyding's Bill）的規定：菲島

於十年之內應該建立一個混合政府，而以美人爲委員長，他的權力幾乎是沒有限制的。至於十年之後照理便可獨立，但還得以當時軍事上和商業上的情勢而決定。不消說得，它在菲島的軍事根據地是依然要保持的，可是在這法案實施之後，所有菲島運往美國去的商品——自然大多是農產品——從此已不能享受過去那樣免稅或優惠稅率之權，而與其它國家運往美國去的商品一律待遇了。很明顯的，這完全是因爲菲島運往美國去的許多商品，例如砂糖、大蔴、烟草和椰子之類，都與美國南部諸省所產同類商品發生了激烈競爭的緣故，這就是說，爲了保護美國的若干農業部門，爲了美國這些農業部門和若干工業部門（例如製油業）資產者的利益起見，美國便以獨立的美名給與菲島而施行其一般的關稅政策。不但如此，該法案中還有一條規定：所有其它國家都須對菲律賓保持中立關係。這不但在保持美國與菲島政治上的特殊關係，而阻止其它國家——自然尤其是日本——與菲島接近。同時在經濟上也使菲島不能與它國訂立商約。

所以，菲島獨立法案施行的成績，至多祇是奎松做到了大總統。實際上菲島所受這法案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束縛和打擊，祇有加緊而增強。菲島運往美國的若干農產品（特別是糖和椰子油）既非減少不可，却又沒有辦法運往別國去，所以結果是甘蔗和椰子等的種植面積自然而地減少了，菲島的土著製油業也不得不破產了（因為美國已限制菲島椰子油的進口。）於是一方面，許多佃農和工資勞動者固已陷於失業，就是小農的境遇也感到非常困頓，因為根據菲政府提高出產稅的規定，他們的負擔是大地加重了。可是另一方面，在菲島的帝國主義者和土著資產者，他們却在暴力和法令的掩護之下，霸佔了許多良好土地，原本是幾百年來農民們所共同享用的最好的灌溉系統，都突然地被地主們霸佔了去，築起圍來作為他們的魚池了。在易果洛人居住的區域，人們曾用了最大的努力把許多山坡墾成爲稻田，並用最原始的農具靠耕種以過活的，這種情形幾千年來如一日，土地當然是他們所有的。可是近來因爲金價激漲，菲政府土地局便把這些土地以賤價賣給帝國主義者的金礦公司了。易果洛人於是便被迫離

開他們的家鄉，而以賤價出賣他們的勞動給礦主們了。

菲律賓大部份的農民和勞工羣衆，原來已充當了資本主義總危機和帝國主義列強剝削的犧牲品，而這次獨立法案所給與他們的打擊，因此便愈加顯得重大了。但是，他們却並未因此而退縮。一九三四年的烟草工人大罷工，幾乎擴大成爲總罷工的規模，直到他們達到了增加工資百分之五十的目的方才解決。其次於一九三五年初也發生過木器業工人的大罷工，他們所要求的是增加工資，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度，取消星期日和承認工會等。至於在農村方面，則農民大衆憤慨情緒的高漲是愈加露骨了。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轟動全世界的農民暴動，便是多年來菲律賓農民反抗國內外地主和反對泰寧獨立法案的總爆發，而決不是突如其來的暴動。這次農民們的武裝暴動，參加的菲島農民有幾千人之多，暴動的範圍有四省之廣，連菲島京都馬尼刺所在的那一省也在內。他們參加的成份大都是菲律賓的農民和農村工資勞動者，他們的發動是在沙克達爾黨（Sakdal-Partei）影響之下組織起來的。這是一個小資產階層的改良主義的政黨。

它的領袖是拉摩斯（Benigno Ramos）他自一九三四年九月就到了日本，他想在那裏獲得日帝國主義的支持。在這暴動發生那時候，他仍安然留居日本，並且發表過聲明。他認為：『在美國統治菲島這樣強固的條件底下，任何對於美國的反抗，實際祇是等於自殺。』同時，在暴動失敗之後，該黨黨員也不惜拋棄羣衆，竭力聲明與這事件無關。後來沙克達爾黨就分裂成爲保守的和急進的二派，保守派是變節了，他們成爲忠於獨立法案的國民。急進派是革命份子，他們爲了再幹不得不向外逃亡。

因此，一九三五年菲律賓的農民大暴動，我們與其說它是受了日人的嗾使或利用，不如說是菲人數十年來不斷爭取獨立運動進一步的表演。他們之所以迅速地遭受失敗，祇是證明他們的力量，還太嫌薄弱，他們的敵人——美帝國主義者——却依然具有強固的力量，絲毫沒有讓它的殖民地獲得真正的獨立。但是，我們決不能說，菲島的獨立運動就此很少前途。恰恰相反，美帝國主義者在這次事件後，就把原有駐菲總督調回，而代之以麥克亞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他是一個厲行殖民政策更多經驗的

人，他曾於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三年在菲島做過事情，並於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五年擔任過美國派駐菲島執行美菲交涉的司令官。麥克亞述將軍同時又是菲島自治政府的軍事顧問。菲島新國會成立後所通過的國防計畫，就是由麥克亞述將軍起草而交奎松提出的。麥將軍的所以重履菲島而負此重任，並把他所擬的計畫採用間接由奎松總統提出的方式，這正可以反映出美帝國主義爲要加強對菲島的統治以準備未來的大戰，是如何謹慎小心地在防範那日益增長着的菲島獨立運動呀！因此，菲島的廣大羣衆祇須繼續加強和擴大他們獨立運動的力量和範圍，他們總有一天會達到真正獨立解放的目的！

馬來亞

蕭湘

馬來亞 (Malaya) 在馬來半島 (Malay Peninsula) 的南部，與暹羅南部國境連接着，從印度支那半島瘦長地伸入南太平洋的大海中。南端與荷屬東印度羣島緊接着，形成一條分隔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天然大長堤。這本是半開化的馬來民族的居住地。但自十八世紀的八十年代起，它就一步步地淪落到英國資本統治的手裏。現在已經成為英帝國主義世界殖民地網中重要的一環。在這面積五二、〇〇〇方英里的地域上，居住着人種非常複雜的將近五百萬的人口，在這些人口中，中國印度民族約各占五分之一，馬來民族約占五分之一，除了這三個基本民族外，尚有歐洲人，安南人，暹羅人，菲律賓人，阿拉伯人，猶太人……而構成了所謂「世界人種博物院」。

在馬來亞，好像在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那樣，自從英國資本的魔手伸入後，一

切舊有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組織，都被破壞得不復存留。英國資本，把這個落後的國家換上了一副嶄新的面孔；在殖民地經濟的本質上，加上了一副資本主義化的外套。一方面，一切銀行、鐵路、礦山、重要園坵（即種植園）、關卡……都抓在英國資本的手裏，限制民族工業（特別是重工業和各種重要製品工業）的發展，農業生產——原料生產，在國民經濟生活中，占着壓倒的優勢，一切生產都以出口爲目的，一切日常生活必需品，都仰賴外國的輸入。……另一方面，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被降低到非常低微的地位。除了面積很小的稻田，菜園還存有這種小規模的生產方式（像中國那樣，不過這種小規模的生產也還是以市場爲目的）外，在其他的經濟部門中，已經不復存在了。絕大部分的生產已經被集體化，和資本主義化。這種生產方式特別顯明地表現在礦業和種植業這些原料生產中：面積幾千英畝以至幾萬（通常在二萬以下）英畝的膠園隨處都可看到。就是較小的膠園，面積通常也都在百英畝左右或幾十英畝以上。礦業生產差不多全部集體化，在有些帝國主義資本的錫礦中，甚至還採取最新式

的採摘機，進行規模很大的機器生產。在這些集體化的礦山、園坵裏，雇用工人的數目通常都在幾百到幾千。就是小的礦山和園坵，雇用工人也都在幾十或一百左右。剝削方式是已經普遍資本主義化，在這些礦山、園坵中的勞動者，同工廠中的勞動者所受的剝削並沒有什麼兩樣。這是馬來亞經濟組織和別的殖民地國家不同的地方，也就是一切資本主義化的農業經濟占優勢的殖民地國家中的特點。然而，這個集體化的現象，主要還是過去幾十年來資本和土地急速集中的結果。規模最大的礦山和園坵，都抓在帝國主義資本的手裏（差不多全部是英國資本），而在資本和土地急速集中的另一面，便是中小礦主、園主大批地破產（這些中小園主主要是中國人），特別是在錫和樹膠限制實行後，資本和土地集中的過程，更是空前迅速和空前普遍地發展。在英帝國主義政治勢力的強制下，許多民族資本（這裏的所謂民族資本是指非帝國主義資本的各民族資本而言）的膠園、礦山的生產量，被強迫縮小了，被強迫停割，停採了。英帝國主義就把這些從民族資本剝奪下來的生產量交給英帝國主義資本的膠園和礦山，犧牲廣大殖

民地民衆的利益去維持英帝國主義托辣斯高額的利潤。英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的魔手，不但伸進了樹膠、礦業這些最中心的經濟部門中，而且也普遍伸進了馬來亞國民經濟中的每一個大大小小的經濟部門；無論在生產、交通、貿易……中都普遍存在着集中和破產的悲慘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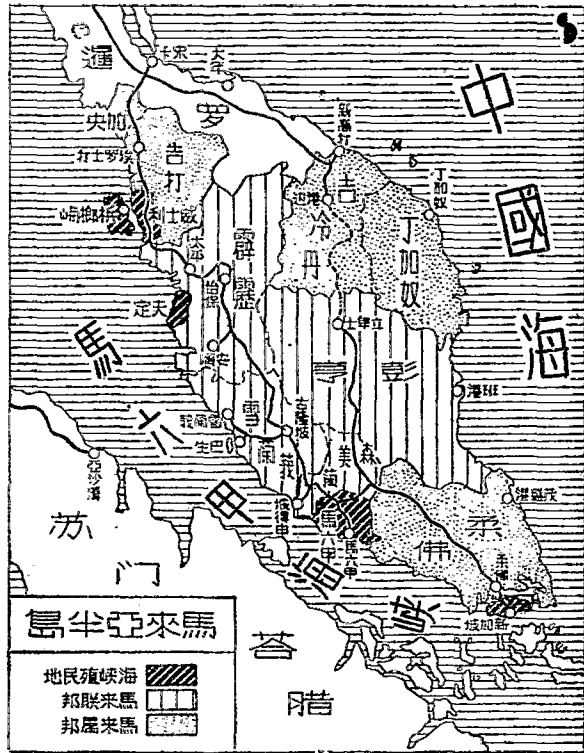
這是英帝國主義剝削殖民地大衆的一個非常殘酷的手段，除此以外，還提高關稅，壟斷物價，增設和加重各種各樣的租稅（增設的如外國僑民入口稅，腳踏車稅——雖然因爲遭到羣衆的反對而尙不敢實行——樹膠出口稅……等。加重的如車牌稅，各種營業稅等），就經過這些不同的剝削方式，把馬來亞大衆的血汗，川流不息地吸回英國去，把本來已經是日益貧窮的馬來亞大衆吸吮得連最低限度的生活都很難保持下去。

因爲在地理上，馬來亞是分隔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天然長堤，是太平洋到印度洋必須經過的要道，是英國東方殖民地網的中心，在經濟上又是一個富裕的「黃金國」，因此，無論是在維持英帝國主義在東方殖民地上的統治，是在鎮壓東方殖民地上的羣

命，還是在進攻社會主義的蘇聯，在軍事上對於英帝國主義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英國紳士早就看到這一點，早就計畫把馬來亞建築成爲英國在東方最中心，最有力的軍事堡壘。遠在八九年前，英帝國主義就開始在新加坡的絲里打（Soleb）建築遠東最大的海軍根據地（軍港）。八九年來，化去的建築費總共在幾十萬英磅以上。本來是預定一九三九年完成，以後由於世界戰爭危機的深入，又提早於一九三七年完成。然而根據目前的事實，軍港事實上已經是完成了。軍港的基本部分如海軍船塢、煤油池、儲藏所、遼長的地道，和一般的武裝設備，都已經於去年完成，剩下尙未完成的不過是軍營，和一部分比較不很重要的建築物而已。不只是完成，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間的海陸空軍大會操中，並且早就開始應用了。在空軍方面，英帝國主義計畫把馬來亞建築成爲英國的「第二空軍根據地」。這個計畫已經大部分實行了。在馬來亞現在已有二十幾個堅固廣闊的飛機場。新加坡牙籠河邊所謂「天下第一」的（英國某高級軍事專家語）海陸飛機場也將於最近完成。空軍駐軍也比前增加了一倍。以馬來亞爲中心的廣大航空

網也已經大部分完成（根據一九三五年二月在新加坡秘密召集的遠東空軍會議的決定，以馬來亞為中心的航空線共有下列幾條：（一）新加坡——印度——英國，（二）新加坡——澳洲，（三）新加坡——暹羅——安南——香港到中國，或（四）新加坡——婆羅洲（Borneo）——菲律賓——香港到中國，（五）新加坡——非洲。現在已經完成的有第一、第二（即英澳航空綫）第三，）在陸軍方面，去年就已經增加到英國海外駐軍的第三位（即僅在中國和埃及之下。）除了這些英國籍的成軍外，在馬來亞內部還有幾萬的馬來土兵，印度警兵，和義勇隊等等。隨着軍隊數量的增加，成排成列的新式軍營，在馬來亞各地普遍地建築着。特別是在新加坡的漳宜（Chara）雙口鼎（Alexandra Road）軍港，在十幾方英里（每個地方的平均面積）的廣大地面上，漫山遍野儘是新建的營房，（有的還在建設中，）遠遠望去好像幾座新式的城市總之，由於英帝國主義幾年來瘋狂備戰的結果，馬來亞已經裝上了全副新式銳利的武裝，已經變成英帝國主義在東方最堅強、最重要的海陸空軍根據地。這個根據地的存在對英

國某一個高級軍官所說的：假如英國失去了東方直布羅陀的新加坡，英國艦隊再也不



動搖。這正如英帝國主義在東方（中國、印度、澳洲、南洋羣島）的統治，發生劇烈的支持。反之，這個根據地的損失，將使英帝國主義在東方（中國、印度、澳洲、南洋羣島）的統治，發生劇烈的動搖。這正如英

要想開出蘇彝士（Suez）運河。

分裂政策是英帝國主義用來維持它在廣大殖民地上統治的最主要的法寶。在馬來亞，這個法寶也被廣泛地、巧妙地運用過，而且現在還在繼續不斷地運用着：

第一、在政權的組織上，它把馬來亞分成三種在形式上好像有些不同而在實質上是相同的政權形態：海峽殖民地（The Straits Settlement）馬來聯邦（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和馬來屬邦（The Non-Federated Malay States）除了海峽殖民地由英政府的代表，海峽殖民地總督直接統治外，其他兩個形態，表面上都由當地馬來酋長自己統治。實際上，再由總督和總督指派的英籍官員，以欽差大臣和高等顧問的形式，抓取一切統治上的實權。這種統治方式一方面可以分裂馬來封建統治者內部的團結，另一方面又可以在「馬來人統治馬來人」這一個烟幕下去蒙住馬來大眾的耳目，及緩和馬來大眾反對英國統治的情緒。

第二、利用馬來亞民族的複雜性，去挑撥製造各種民族間的仇視衝突和糾紛。在馬

來人面前盡力宣傳「馬來亞爲馬來人的馬來亞」、「馬來亞目前的貧困是中國人寄錢回國的結果。」從這個宣傳中去鼓勵馬來土人反華的情緒。在中國人面前又說馬來人印度人是怎樣的卑鄙，怎樣的下流。在印度人面前又作同樣的宣傳。在每一個重要的工廠、礦山、園坵、鐵路、商業和政治機關中，同時僱用幾種不同民族的工人或職員，雖給同樣的工作，但給予不同的待遇。從這些方法中，可分裂他們內部的團結，把反英帝國主義統治的鬥爭情緒轉移到自己反對自己的鬥爭中去。

第三、利用馬來亞宗教派別的複雜性，同挑撥製造民族間的仇視糾紛那樣地，去挑撥製造各種宗教派別間的仇視和糾紛。

同分裂政策同樣惡毒的，還有無恥的麻醉和欺騙，這個政策的主要表現，有宗教的傳佈和保護，奴化教育的施行，軍國主義思想的培養……

在分裂、麻醉的另一面，便是實行殘酷的鎮壓。在這裏民衆沒有任何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罷工、示威的自由。革命（甚至只是比較前進的）團體遭受嚴厲的取締，革命民衆

遭受拘捕、毒打、監禁和放逐。

雖然英帝國主義統治馬來亞的政策是那樣的奸巧、惡毒、和殘酷，然而，這些政策鎮壓不了在死亡線上掙扎着的馬來亞被壓迫大眾反抗的火焰。遠在十幾年前，他們就開始有計畫地進行反英國統治的活動。運動的最初組織者是從中國逃亡而去的青年。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他們宣傳着革命的理论，在各地散佈着革命的種子，和團結各地一般前進的青年。經過許多艱苦的努力，他們終於打下了馬來亞民族解放運動的基礎，組織了領導這個革命運動的政黨——馬來亞前衛黨，建立了馬來亞革命的理论，確定了馬來亞革命的綱領和策略。十幾年來，他們組織、發動、和領導了無數次政治和經濟的鬥爭，在鬥爭中發展了自己的理論、綱領和策略，把自己的組織擴大到各地的和各民族的大眾中去。現在它已經成爲包括馬來亞各民族無產階級的絕大的政黨。已經成爲馬來亞革命唯一可靠和唯一可能領導的領導者。已經成爲馬來羣島和暹羅緬甸等國革命的主力，不但在過去他們已經得到許多光榮的勝利，在今後的革命鬥爭中，有利的客觀

條件還給他們的勝利前途打下了有力的保證，只要他們能夠勇敢，持久，和正確地戰鬥下去，馬來亞革命很有被發展成爲構成世界革命的一個重要因素的可能。

暹羅

王漁邨

普通中小學地理教科書告訴我們，亞洲有三個獨立國家：一是中國，一是日本，一是暹羅。但許多祇顧事實，不講「面情」的紀載，却硬把中國同暹羅派列在殖民地範疇裏面；不過爲了與一般殖民地表示區別，它們特爲在殖民地的分類中，替中國和暹羅加上「半殖民地」或「準殖民地」的頭銜。這樣，中國和暹羅就算是難兄難弟了。

中國且不說。若要問暹羅的這個「半殖民地」的頭銜，是怎樣給人加上的？那我們可以就它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國際關係各方面的情形，來予以解答。

從歷史上講，暹羅與中國頗有淵源。構成現在暹羅人口主要部分的是泰伊 (Thai) 民族他們的祖先曾在公歷六五〇年（唐之初葉）建南詔國於中國滇粵之境。南詔國到一二五四年爲蒙古滅亡以後，同族始南徙入暹羅，相沿至今的暹羅國，係在十三世紀

末期建立。而爲暹羅近世史開端（一七七〇年）的一位賢君，據說還是名爲鄭昭的華人，前王拉馬第七的六代祖宗拉馬第一，則是這位鄭昭的令甥。暹羅累代的朝貢中國，也許可以在經濟的地理的文化的原因外，加上這點血統關係吧。

十九世紀上半期，是亞洲民族特別是中國民族開始受難的時期。中國既不克自救，其掛名遙領的藩屬，當然只好任西方碧眼黃鬚兒任意宰割。不幸暹羅所處的地位，又恰與馬來半島，構成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分水嶺，爲西方勢力東漸所必爭。由一八六二年到一八六四年，法國已把暹羅東部的安南併爲己有；在這前後，英國亦把暹羅西部的緬甸由中國割去，而介在安南緬甸之間的暹羅，却奇蹟似的由英法兩帝國主義的刀下留下頭來。因此，一部分論史者以爲這是由於暹羅在這當中出了幾位精明強幹勵精圖治的君主。其實，英法爲避免彼此相互衝突，權把這地方留作緩衝地帶，那倒是暹羅得保持一種假獨立場面的有力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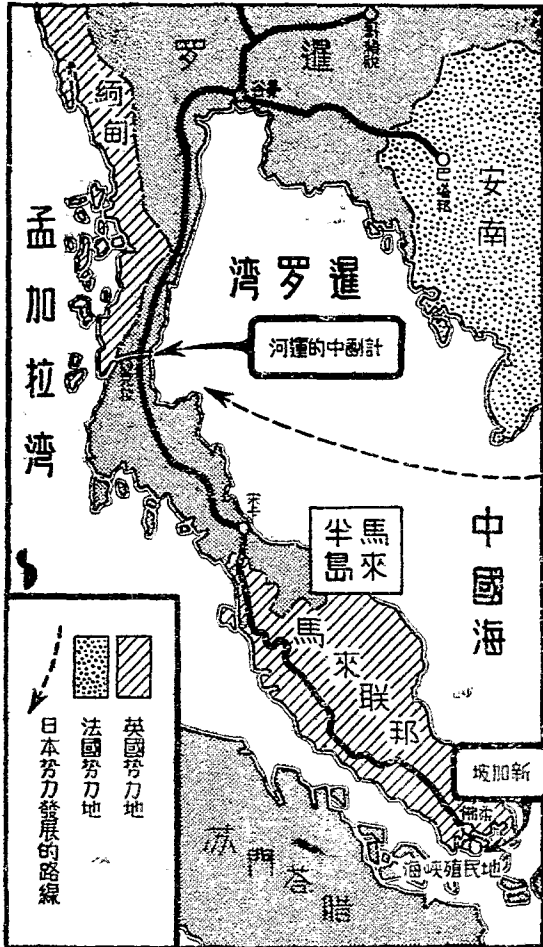
可是，在列強均勢下偷取生存的國家，終不免要遭逢「準滅亡」的命運。在英法對

緬甸安南分別舉起屠刀的前後，束縛中國「睡獅」那類的平等條約，亦相繼在暹羅「懶象」身上大施威力了。特別是暹羅在一八八五年與英國所訂的英暹條約，除了承認英人在暹有自由居住通商之權外，還有關於領事裁判權與關稅的協定。此後，法丹葡荷諸國，皆根據英暹條約，而取得有同等的特權。暹羅近八十餘年來的歷史，與中國同樣是帝國主義的不平等條約壓迫史。

不錯，暹羅曾於一九一七年因用二千大兵去參加協約國對德戰爭的結果，到一九二〇年，首先居然由美國大發慈悲，取銷了領事裁判權，廢止了三釐關稅。至一九三〇年以前，各國都繼續與暹羅進行修約。這一來，暹羅儼然是解脫了帝國主義列強所加的羈絆，無怪它對於關稅權不能行使，領事裁判權依舊「原封未動」的中國，大有「羞與爲伍」的氣概。

然而在經濟政治以及其他方面顯出的暹羅的暗影，究不比中國高明好多。暹羅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其主要出產爲米、錫、橡皮、麻栗樹；如炭、鐵、錳、金一類礦物；如象、馬、

水牛一類動物，均為該國的名產。物產如此豐富，而介在太平洋與印度洋間的特殊地位，及其國內河流的交錯，宜可以發展對外貿易，由是促成工業的進步。然而直到現在為止，



暹羅拉克運地地圖

它所有的製造工業，還止於那些和其輸出的半製品有關的「準」手工業，如碾米，如開採錫礦，如伐木、鋸木等等，而且就是這些簡而微的工業，大體還是由帝國主義者替它包辦。至若帝國主義在殖民地迫切需要的交通工業，那當然是要奉旨建築的。對暹羅的投資，以英國為第一，在鐵道上，在森林上，在錫礦上，實際都是由英國獨占；法國所控制的是暹羅南部的金礦；而貧弱的少許動力工業，則是由比利時與丹麥供給資本。

在帝國主義政策控制下的暹羅經濟，當然不能期望在貿易上有何發展。綜計暹羅歷來對外輸出輸入的總價值，都很少達到兩萬萬美元。而其在輸出輸入上的最大主顧，仍舊是大英帝國。例如一九三二——二年度的暹羅總輸入額為九九、九〇八、八三七台，(tical)——按每十台合一英鎊)其中有五六、二三七、八八五台係為購入英國紡織物、煤油等商品；同年度總輸出額一三四、二〇六、八四〇台中，就有一〇四、七三二、三五九台價值的貨物，是輸往英國及其所屬殖民地。換言之，即暹羅的總輸入，由英國占了一半以上，其總輸出，更幾乎由英國占了百分之八十。英國在貿易上乃至在

前述投資上，既占有絕對優勢，於是爲暹羅「服務」的客卿，又不得不「楚材晉用」的仰仗大英帝國的臣民了。財政顧問，金融機關的操縱人，乃至與此關聯的最高法院的一部分顧問，都有英國客卿們來越俎代庖。

這一切，全像是仿照中國這個「半殖民地」標本定製的。不過，有一點，暹羅國內大大小小的商業，却是由居留在那裏的中國人一手包辦，其結果，暹羅的買辦階級，就不能像在中國這樣發達。不過，帝國主義通過社會政治上層施行最後統治，而地主貴族，又勾結帝國主義行使對廣大農民羣的支配的原則，却並不因此有所修正。

暹羅的經濟形態如此，其政治趨向是不難了解的。愛好和平的農耕民族，照例是在頭上戴一頂專制皇帝的大帽子。這頂帽子要戴得穩當，當然是要全國最大多數的人民都愚昧無知。中國歷代專制王朝使用的「忠孝」「禮教」之類的法寶，雖自「吾道南矣」以後，不免爲四年對中國一貢的暹羅專使，以及中國往暹羅去經商乃至做國王的「殖民」作過「似」文化侵略的貫輸，但文化歷史頗短的一般泰伊人，究難領略文明上

國鍛鍊過幾千年的統治工具。由是，他們對中國文化雖未發生何等影響，而對更單純更直接的印度宗教，就特別容易吸收了。如果說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是由儒「教」所支配，而幾百年的暹羅封建社會，却是由佛教的小乘宗派所支配；人民生養死葬的習俗，娶嫁的儀節，在在皆以宗教規常為準繩。其藝術品，其歷史典籍，均為宗教的派生物。在一九三〇年，全國廟宇數為一六、五七一，而僧侶則占一千一百萬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國王乃至政教統治全階級，半意識的用這帶有麻醉性的宗教膏藥，貼在被統治人民的痛處；這樣，暹羅在過去一個半世紀間（由前述鄭昭為國王以後），算相安無事的維持住了「七世一系」（由拉馬第一至前王拉馬第七）的統治。

自資本主義於十九世紀後半期侵入以來，碧眼黃鬚兒的生活習慣，以及他們連同大砲、新奇生產技術同時輸來的民主思想，漸使暹羅人民痛處所貼的宗教膏藥，沒有以前那樣靈效。幸而多方矛盾的帝國主義勢力，同時也還用得着那種法寶。但從一九一四年震動世界的大戰，以及與此大戰有關的民族自決與蘇聯社會革命的波浪，連續由太

平洋印度洋湧到了暹羅，暹羅國內已經起着或明或暗的醞釀政治的風波了。而當時領事裁判權的撤銷與三釐關稅的改訂，更增加了暹羅人民不少的自信，他們在等待機會來實行推翻專制政治的革命了。

適逢世界恐慌的怒潮，逐漸光臨到了這個「極樂」佛地。無孔不入的傾銷，使暹羅舊有的手工業瀕於破產。由一九三一——二一年大部分供燃燈用的煤油，出售量減少了；一半；麻栗樹的輸出，在同年度爲四二、九四六噸，值二、一八九、九五七美元，而至次年度則僅三七、七一九噸，值一、二七三、六二七美元。橡皮的生產，是因國際協定受到限制的。農耕地雖不見減耕現象，但農民由耕作土地所得的僅有剩餘，在一九二九年每人除消費外，平均尙有九二台（約合八·三鎊），而在一九三〇——三一年度，却不過七台（約合〇·六鎊），一九三一——二一年度，甚且還要借債償付租稅。

這些使農民工人大衆日益陷於絕地的悲觀材料，當然不是叫他們念「阿彌陀佛」可以解消；人民由生活不安所引起的對於帝國主義的憎惡，當然首先只好向着勾結帝

國主義的特權階級發洩，而中國辛亥革命式的革命，就於一九三二年六月由所謂「國民黨」領導發作了。前王蒲列雅希蒲克（Prajadhipok）拉馬第七是一位英國環境育成的（曾任英國伊東大學）紳士，且是一位由英國勢力所支持的「準」傀儡，在革命要與帝國主義發生正面衝突的半殖民地帶，沒有同帝國主義一拼的決心，當然只能收到極其有限的後果。所以，那次「不流血的革命」的結局，不過是由國王頒發了幾道命令，把君主專制改成了君主立憲，專制政體的基礎，固然照樣，皇親國戚的貴族封建集團，亦毫末動彈；人民議會是有了，但人民由不景氣所加深的傷痕，却並不能由此得到治療。所以，「不流血的革命」經過以後不久，比較取得了發言權的「國民黨」中的進步分子，乃要求摧毀貴族封建集團在政治上社會上享有的種種阻礙民治阻礙國民經濟發展的特權。在這當中，反動的貴族集團，乃先發制人的發動鏟除「國民黨」及人民議會的反攻步驟，由是演成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月、十月的三次政變。最後整個「國民黨」雖取得了對反動封建勢力的決定勝利，但黨的內部却發生了進步文治派與反動武力派的

分野。文治派的首領，是前此「不流血革命」運動的領導者鑾巴立，而武力派的主腦，則是現任國防部長鑾披汶；鑾披汶派在內戰過程中，盡量擴充勢力，內戰結束了，他們更藉國防的名義，在海陸空各方面，充實自己的力量，而把暹羅造成一種軍人獨裁的局面。不過，有人民為後盾的鑾巴立派，究還能予武力派以相當限度的牽制。

國民黨內部既發生內訌，貴族反動勢力遂又「變裝」的伸出頭來探視動靜；它以為有「共產黨」嫌疑的鑾巴立及其黨羽，比武力派更為可怕，由是，它在這兩個敵人當中，暫把後者作為較可接近的「朋友」；同時在鑾披汶派方面，亦樂得利用貴族的殘餘封建勢力，助成其軍事獨裁的場面。

在革命運動開展時，有英國紳士風度的前王蒲列雅希蒲克，頗像是在「國民黨」派與貴族派的勢力之間，以調人自居。他本在不動搖封建社會結構，且不違反英國資本利益的前提下，容納「國民黨」的進步主張，使他「坐享其成」的做一個「維新」的「聖明天子」；然而他這種充滿了矛盾的幻想，終於由事實粉碎了。在一九三三年反動

貴族集團澈底敗北後，這位依靠反動「特權」維繫的君主，見機逃往他「第二故鄉」英國去了。他當時的出走，是因為國內漲起了共和制的空氣；在主張實行共和制的急進派，由主張君主立憲的武人派壓下勢態以後，他雖然提出了兩個復位的講和條件（其一是先將皇族政治犯完全釋放，其一是全部軍權交由暹王統轄指揮），但那種條件不但為急進派所堅決反對，且亦為企圖軍事獨裁的武人派所難於允許，結局，拉馬第七只好硬說「此間樂不思蜀」，把王權交卸出來；而他的姪子亞倫達馬希多（Ananda Mahidol）乃以冲齡（十一歲）易於玩弄操縱的條件，被推選來繼承大統（一九三五年三月）。

但擁護英國勢力的前王的失位，同時不是表示英國在暹羅勢力的後退麼？事實也許如此。我們講過，帝國主義在暹羅的特殊權益，主要是由英國壟斷，暹羅的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運動，當然要把英國作為唯一的攻擊對象。所以當暹羅革命運動將要發作的一九三〇年前後，我們東鄰正苦於國外市場日趨狹隘的飢餓之眼，自然會看上了這個可以「推行王道」的「福地」；投合暹羅低弱購買力的廉價商品，和投合暹羅反英

「國勢力的大亞細亞主義，已經在那「同種」「共榮」的「巧言令色」的誘惑下，使暹羅在國聯通過不承認「滿洲國」案時，成爲舉世共棄的日本的唯一與國。而此後暹羅武力派的當權，益以國內經濟恐慌的激化，需要吸收大量暹米、錫、橡皮與木材，同時又能供給以廉價軍火的日本，當然能成爲暹羅軍國主義者理想中的「情人」。由是日本經濟考察團的組織，留日海陸軍事學員的派遣，日暹通商條約的改訂，以及日本對暹的「親善」訪問飛行，東京盤谷間定期航空線的醞釀，由日本出資開鑿克拉士腰的傳聞，都說明了日本勢力在以如何的速度向暹羅邁進；然而在暹羅已經立下了根深蒂固基礎的英國，却並不因此就不作防禦陣的反攻。最近澳洲、新加坡及香港的大張軍備，無非是要依此挫折日本南進政策已伸進暹羅的銳鋒。

因此，暹羅在帝國主義鬥法之下，如「捨正路而不由」的採行「拒虎進狼」國策，結局只有被「虎」「狼」所吞噬。最近由軍國主義者把持的暹羅，正在向這條自殺的道路邁進着。

越 南

宜 閑

我們把越南地圖的邊界線描在一張紙上剪下來。這也許可以當作一個住在越南北部山地的老媪、老太婆的剪影吧。老媪（遼國）形成着她的側臉以及她那打皺的前頸，瘦削的臉頰。東京（北圻）——是她所常戴的高簷的頭帕。沿海的安南（中圻）是她的後頸和背部，柬埔寨（高綿）和交趾（南圻）則使她顯出蹲着的模樣。

這一塊好像老媪、老太婆的殖民地，足有我國福建省四倍那麼大。法帝國主義就在這裏吸收着主要的滋養料。這殖民地大部分是暖熱而且潮潤的，不但熱帶和亞熱帶的植物宜於栽種，就是溫帶植物也什麼都可以栽種。在各處農產物中間，米的產額最多。從一九一六年以來，越南的米除了供應當地人民的需要之外，還可以每年輸出一百三十萬噸光景。近年因為實施着灌溉及排水的新計畫的緣故，稻田面積逐漸擴充了。預計

這項計劃完成以後，越南稻田總面積可以達到六百二十四萬畝。最肥沃的稻田都是在東京的紅河流域和交趾的湄公河三角洲，至於地形狹長的多山的安南雖也產稻，可還不夠當地人民的消費。因此，越南的華僑時常說：「安南是一條扁擔，兩頭挑着東京和交趾兩袋米。」

棉花、樹膠、茶和胡椒，也是越南的大宗農產品，輸出的數量每年都是很可觀的。此外，玉蜀黍、椰子、花生、大豆、蓖麻子、蔗糖等都產得很多。就礦產來說，主要的是煤。東京亞龍灣上弧形的東透礦廣達一百八十公里，可算世界有數的大礦之一。越南的煤，據統計在一九三三年生產了一百五十九萬一千噸。其次是鋅，大都產於紅河附近的石灰石區域。海防設有鋅廠，每年可出鋅條六千噸。此外，東京老撾安南還產着錫、鎢、磷、柬埔寨又有着鐵礦和寶石礦。就林產來說，越南森林面積共有三十一萬三千方公里，林木種類多到不可勝計，其中如鐵木（Ironwood）柚木質地堅實，是建屋造船最需要的木材，每年輸出數萬噸。竹則到處盛產着，有一部分是用以造紙的。就漁業來說，沿海岸線和內地溪湖盛產着魚

類。單是湄公河和柬埔寨大湖每年就可以出魚十萬噸左右。近年從越南輸出的醃魚，在數量上差不多有增加。越南總督已在芽莊（Natsang）設有完美的海洋實驗室，規畫着漁業的科學化。越南漁業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

然而，殖民地的富源無論開發到怎樣地步，總之只有宗主國的資本家得到好處罷了。至於當地人民呢，大都是隨着富源的開發，愈加脫離不了奴隸地位的。這一種殖民地人民的共同的悲哀，在越南就很容易看出來。法國人在越南經營了七十餘年，的確把沿海的幾個都市改變得現代化了。那些都市上不但有着最新式的各種華美的建築和整潔坦蕩的馬路，而且點綴着富麗的咖啡館、跳舞場、影戲院等等。可是二千萬的越南人，實際上有多能夠享受這樣的現代文明呢？一般的越南人過的是可憐的苦力生涯。他們住在污穢的茅舍裏，有許多簡直連衣服還沒有。大家守着落後的生活習慣，低下的文化水準。現在讓我就越南的政制以及各地民衆的生活現象來敘述一番。

越南聯邦包括着交趾、殖民地和安南、東京、柬埔寨和老撾這四個保護國，照法國的

政制是統歸越南總督治理的。中國租借於法國的廣州灣也劃歸那總督統轄。總督上半年駐在西貢，下半年則駐在河內。交趾因為是一八六二年安南國王嘉隆割讓與法國的緣故，所以算是『純粹的殖民地』。當地選着議員，出席法國國會。安南、柬埔寨和老撾都有冕旒龍袞的傀儡式的國王和漢官威儀的小朝廷，可是行政大權卻都操在法政府所派的各留守使之手。聯邦設有政務評議會作為諮詢機關，每年召集一次，由總督主席。交趾設有殖民地評議會和樞密院，具有評議和諮詢的權力。安南、東京及柬埔寨三地則各設有保護國評議會，性質和殖民地評議會一樣。

越南的民族粗略地說起來，有着四種成分，就是安南族、克美爾（Khmers）族、老撾族和苗族。安南人是中國移民的後裔，大都住在安南東京交趾。他們操着跟中國語很接近的安南語。衣服不分男女，都是長到膝踝的玄色大褂，玄色或是白色的褲子。男子束着髮，用紅色、紫色或是綠色的布帕包着頭，女子把前髮分了兩綹，往後梳成髻，髻端裹着絹帕或布帕，白的紅的都有。出門往往戴一頂竹篾和棕櫚葉編成的大笠帽，有的圓錐形，



有的像一面翻轉的圓茶盤，男女也一樣，安南人的家屋大都是泥糊的牆壁，茅草的屋頂，

住瓦屋的少得很。克美爾人住在東埔寨的居多。他們的先代有過可誇的文化。東埔寨大湖北方的安谷爾寺，還是二千年前克美爾人的建造物。這寺的周圍繞着四公里長的城廓和六公里長的城濠，其中的大伽藍高到四百五十公尺，那古蹟所表現的宏壯的規模和精妙的手藝，是爲現代的藝術家所驚歎的。克美爾人到今日似乎大大的退化了。不過他們還是十足的佛教信徒。他們的生活，除了體力勞動之外，就是進香拜佛。他們沿襲着傳統的習慣，在腰間圍了長布，把末端從腿間折向後面去插到背部，就算是一條褲子了。住在老邁山地的老邁人和住在越南南部山地的苗人都過的是近於原始的生活。苗人是半裸的。女子在腰下圍一塊布，男子則只在腹下纏一個丁字形的布帶就算了，遇到天涼的時候，就把晚上蓋着睡覺的毯子披在肩 upper 出門去。他們的家屋又低又狹，是用竹片搭成的，只在一面的中央開一道矮門，屋子裏燒着飯，那烟氣瀰漫了全屋也罷，這倒可以把屋內的蚊蠅趕掉。過着這樣的生活的苗人單在安南山地就有着六十萬人。

越南跟我國接壤，在中法戰役以前，又本是我國的藩屬。因此造成了我國對越南的

特殊關係，在我們委實是不能忽視的。據一九三四年的統計，我國人住在交趾的有十三萬，住在安南的有一萬，住在東京的有六千，住在柬埔寨的有十五萬。越南的工商業一向操在中國人的手裏。交趾的堤岸簡直像是一個中國的都市。那邊所有的碾米廠全是華僑經營的。

然而在法國強烈的殖民政策之下，我們在越南的僑胞的地位，怎會不年不如年地削弱下去呢？一九二九年中越舊約滿期以後，越南當局就把以前華貨進口的特別稅則取消，把旅越華僑當做無約國的人民看待。去年五月才由我國外交部和駐華法使韋禮敦簽訂了中越新約及議定書。從此華僑歷來在越南所享有的各種特權又復獲得了法國的確認。然而越南華僑所感受的最大的痛苦，就是苛捐雜稅，却並不能因新約的成立而得到救濟。越南政府對於華僑所徵的捐稅真是繁苛得可驚。據年前報上所載的華僑呼籲的報告，僑居越南的中國人每年須繳納一次人頭稅連同各種附加稅。人頭稅因地而異，並不一律，這項稅的原來數目約有十餘元，加上了各種附加稅，便湊成了三十餘元。

可是還不止此，假如你有商業牌稅或產業牌稅的話，每年牌稅假定為一千元，你的人頭稅上也同時要加上一千元，一共就要納二千零三十餘元了。

我們的同胞在越南所遭受的政治的痛苦是如此。那二千萬越南人在法國壓迫之下所身受的痛苦，當然更不堪設想了。我們知道住在越南的法國人連官吏和軍隊在內不到三萬人。他們在那麼廣大的殖民地民衆上頭，怎樣來維持統治權，委實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要說明這層，我們不妨引一段越南民政長加倫培的論文，來做一個說明吧：

「越南聯邦有着廣大的面積。各邦雖說是聯合着，但仍各自保持其個性及其固有的行政方式。凡是土人的風俗，傳說以及習慣法等，我們都給謹慎地保存着，不敢加以毀傷。在另一方面，法國人也能在這第二國土之內，眼見到本國的風俗制度。歐洲和安南的法制，好比東西兩大文明，各自依着常軌進行，彼此相安。託庇於法國政府的人民，這才自然而然地起了推崇西方文物的觀念。他們的忠順，到處可以得到證明，尤其在大戰時期多麼表現得明顯啊！」

法殖民當局所自誇的這一種政治手腕，其實就是從統治着印度的英國人那裏學

得來的。現在日本的謀士們所計議的「以華制華」的政策，在原理上也同這一樣。而且法國人在征服越南的初期，何嘗顧到過越南的人情習慣，當時法國曾經實施各種極端的政策，強要越南人同化，只是因為越南人不絕的頑強的反抗使殖民當局窮於應付的緣故，所以不得不一面利用貴族和「亡國大夫」做傀儡和工具，來羈縻老百姓，一面承認越南傳統的風俗習慣了。

歐戰以後，法國因為工業擴張愈加重視殖民地的原料資源。紡織業和軍火業所需要的棉花，汽車工業所需要的橡皮，有不少的百分數是全靠越南供給的。法國的資產階層爲要在越南擴張原料生產，用盡方法奪取了越南土著的土地，這已夠引起越南人的深切的憤怒了。而且誅求無厭的法國殖民當局，又逐年加重越南人的租稅負擔，強制他們在建設戰略上的道路以及其他設備，盡服工役的義務。因此，越南民衆對於法國官吏和軍隊的惡感，只有愈來愈深的。一九三〇年發生過規模廣大的農民暴動事件。近幾年來越南各地又時常鬧着亂子。可見弱小民族解放的怒潮，已經流布到世界的這一隅了。

緬甸

勞 難

在那印度洋的洪流奔向東北的盡頭，在孟加拉灣 (Bay of Bengal) 的波瀾衝擊着的東岸，蟄伏着一片東西五百英里，南北千二百英里的廣袤河山。那是英帝國主義在遠東的重要殖民地緬甸。那兒有南國特有的迷人景色，那兒有熱帶特有的活潑無邪的人民。它是我們中國的一個近鄰，位於雲南的西南；其地勢北高南低，與並行的伊拉瓦底江 (Irrawaddy River) 和沙溫江 (Salween River) 一同南趨而下，直至馬來亞的北部，才終止了它那南下的雄勢。東邊是那在英日的均勢之下保持了獨立名義的遠親暹羅，西陲就是那五十餘年來同鎖在一條鐵鏈裏的難兄弟印度了。

有密西西比河一般的雄渾而又具有極優美的南國情調的，便是那策源於極北而向南奔流的伊拉瓦底江。沿這條富有迷人景色的河流的兩岸，佈列了許多重要的城市，

那從它的巨口中吐了出來的一片廣大的沖積地 (Irrawaddy Delta) 現在竟成了緬甸最繁榮最富庶的區域。它在航行和灌溉的功用上，可以說是相當於中國的長江。也猶如我們那苦難的長江一般，它同時成爲帝國主義勢力伸張的脈絡，殘酷剝削的血渠。因此，那美景迷人的江山，點綴着的却是愁眉苦臉和服裝破爛的居民。如果那伊拉瓦底江是相當於中國的長江，那末，在它東面那策源於西藏的沙溫江却更像黃河了。它水流較急，不利於航行，然而，它也穿過那荒蕪的野人山，和那別有天地的珊邦 (Shan State)，而給英帝國主義者帶下了無數最堅韌的「惹致」(註)木材，從那緬甸三個輸出港之一的慕淡綿，被像搶到勝利品一般地運赴他們的造船區去了。

喜馬拉雅的高峯，俯視着蹲在東南的緬甸，在西部縣延着一條自北而南的山脈，其中包括了八特各山，拿嘉山，秦山以及阿拉干諸山。其次便是盤據上緬介於伊拉瓦底江

註：「惹致」爲居留緬甸的華人對一種可以造船的堅韌木材的名稱，這種木材英文寫作 Teak，華語通稱「柚木」。

和沙溫江之間的野人山。再東則有作爲暹緬分界的印馬山脈。這些山脈的蘊藏，雖不見得如何豐富，但是它們却給英帝國主義者挖出了無數的鐵、錫、金、鉛、鋅、煤油，甚至寶石。這塊二十三萬餘方里的土地，有英倫三島兩倍的面積。在那上面住着十來種不同的民族，其中人數最多的，自然要算密集於伊拉瓦底江沿岸的緬甸人（Burman）了。除此以外，泰龍人（Talaings）是在歷史上和緬甸人發生過許多次戰爭的民族，他們的古都直塘（Thaton）位於慕淡綿灣之北，是緬甸東南部的一個中心點。這一種族的人民，大多也聚居於這一帶地方。阿拉干人（Arakanese）就是居住於近印度的西陲的一種民族。土瓦人（Tavoyans）多居住於東南部的土瓦城附近。那個頗爲嚇人的野人（Kachins）族則多居於野人山的深山中。至於那幾乎全奉基督教的吉仁人（Karens）就散居於東南諸山和南部比較繁華的都市裏。此外還有擺夷人、瓦斯人等等。這些種族的人口，總計起來，有一千三百二十萬，平均每方里人口的密度爲五十六人。

緬甸的耕地，據最近的調查，有一千六百萬英畝之多，以那樣的人口，耕種着如此廣

大的耕地，一般人總以為個個都成「中農」，而可以很舒適地生活了。然而，人們如果沒有到過緬甸，對於緬甸農民赤貧的程度，真的會不敢相信的。在宗主國編的教材書上，對於這種可以激人深思的矛盾，却以一種幽默的口氣滑過了。他們說：「要是把緬甸的耕地都一概改作足球場，（那是多末好玩呀！）大約有八百萬個的光景，以成年人來分它，平均每個人可以有一個足球場。」

緬甸是一個著名的出米的地方，那些質地很好的白米，從仰光、勃生和慕淡的港口運往世界的許多國家。白米每年的產量有七百萬噸，稻田占着全緬耕地的百分之六十六。在那七百萬噸的產量之中，大部份是供輸出的。其中最重要的主顧，是德國、北美、荷屬東印度、中國和日本。單就白米一項的輸出，每年竟達二萬萬三千二百萬盾，這實在不能不說是一個驚人的數目了。除此以外，蘆、黍、落花生、棉花的產量，也是很可觀的。統制着這些堆積如山的農產品的，有英帝國主義的資本。像斯蒂爾兄弟公司（Steel Bros.）就是統制着這些農產品的最重要的巨頭，他們在緬甸各地遍設着米較，花生油較，棉花

較……如果他們要，沒有一粒米一顆花生會從他們的天羅地網中漏走了的。我們的僑胞，也多多少少地經營着這一類收集農產品的生意，但是，在它們那種獨占的形勢之下，絲毫沒有活動的可能，不過是拾了一點睡餘罷了。

在東亞，緬甸也是一個頗為重要的出產煤油之區。緬甸的仁安宮一帶，到處站着聳入雲表的抽油機，那現代化的設備，真使住在深山中的土人嚇呆，但是這油礦中種種工作的機械化，到底說明了些什麼呢？無疑的，那是大規模剝削的加緊罷了；於緬甸人是一點沒有好處的。煤油的輸出在各種出口物中，占了第二把交椅，每年有五六十萬噸之譜，即就它的副產品白蠟一宗來說，每年輸出亦達三萬餘噸。前者價值有二千餘萬盾，後者也有一千數百萬盾。

此外木材的輸出每年達七百餘萬盾，烟葉二百餘萬盾，鉛一千三百餘萬盾，棉花一千二百餘萬盾，連其他輸出合計在內，有三萬萬三千餘萬的光景。

這個數目比之於輸入的數目，我們發見它每年的出超至少有二萬萬盾。自然這些

進口貨之中，多半是來自宗主國的製造品。即使是這種製造品輸入的經營，英國的資本家也以一種獨占的姿態出現，絕不容他人染指。

緬甸的交通，陸路方面，都操縱於緬甸火車公司，這個官辦的火車公司，以築成一百六十餘英里的路線（Rangoon-Prome Line）開始，現在它的鐵道網，已經佈滿了整個緬甸。單就從仰光到美芝那（Myikytina）的一條幹線來說，就有七百二十四英里了。此外像章魚的腳一般的鐵路，伸到了每個重要的市鎮。這個綿密的鐵道網，不但作為英帝國主義在緬甸剝削的利器，同時也作為他們統治者鎮壓叛亂的工具。我們只要再看一看，那占着內河交通最重要位置的伊拉瓦底江，在五十餘年前曾經作為英帝國主義進兵緬京 Mandalay的捷道，便很明白了。現在這內河運輸最重要的伊拉瓦底江的航權，幾乎完全給英國資本的伊拉瓦底汽船公司所獨占。在海運方面，總算還有一些外國輪船，然而英資的英印輪船公司却占着絕大的優勢。

現在這裏學校的教科書上，大都對於維持英帝國主義者的尊嚴的話，瞎說一通，他

們說：在英國人還未統治緬甸以前，緬人是一個未開化的民族，緬甸是一片荒蕪的土地，交通非常不便，現在你們已經有火車汽船坐了，但這是英國人統治緬甸以後才建設起來的。諸如此類的有毒素的話語，滿書都是。

在緬甸還未亡國以前，其實並不像一班帝國主義的御用學者所說的，是一個未開化的野蠻國家。它早在二千年前，便有建國於大幹（Tasauing）的歷史了。第一次和歐洲人往來，是在他們遷都於東吁（Toungoo）的時候。那時是一六一九年。從那時候起，英國人便已種下了滅亡緬甸的種子了，他們到處開工廠，要求有他們自己的租界。不消說，那些製造事件的種種必須步驟，如商人被「虐待」，教士被「殘殺」之類的事，是斷斷續續地發生了。到了遷都阿瑪拉北拉（Amarapura）的波兜巴耶（Bodawpaya）朝的時候，據說是當局對英人加以壓迫的緣故，所以就引起了一八二四的英國對緬甸的侵略戰。這個時候，英帝國主義雖然是滿有野心地想把它一下子吞併了，好和鄰近的印度連在一起。不料竟遭遇到著名的將軍班都拉（Bandula）猛烈的抵抗。在仰光的附

近，在伊拉瓦底江上，都發生了劇烈的戰爭。這樣猛烈的抵抗，使英帝國主義終於無法遂其貪婪的野心。直到一八五七，那個以修睦對英關係著名的眠當明王（Mindon Min）遷都至現在稱爲緬京的蠻得禮（Mandalay），英帝國主義吞併緬甸的野心，又躍躍欲試了。這位緬王雖然百般委曲求全，向英國討好，無奈吞併緬甸，原是英帝國主義的一貫政策，實在是無法以「親善」了事的，因此到了一八八五，英帝國主義認爲時機已到，就藉端給了眠當明王的繼位者蒂貌王（Thibaw）一通哀的美敦書，立刻向緬甸各城市進攻，終於在同年的十一月廿八日佔據了緬京，而把蒂貌王放逐至印度孟買附近的Ratnagiri。據說英帝國主義出兵之際，預料在阿瓦（Ava）和沙崖（Sagains）兩地，會有猛烈的抵抗，不料竟完全沒有，毫不費力地把緬甸征服了。這種亡國的先例，倒是值得我們加以深思的。

這五十餘年來，緬甸農工大衆是嘗盡了亡國的苦痛，然而也繼續不斷地奮起作英勇的抗爭。遠在緬京失陷之初，緬甸各地，到處是被稱爲「匪盜」的武裝農民，這種和我

們東四省的義勇軍的抗日，有同樣意義的農民的反英鬥爭，爲了槍械糧食的不繼，終於被英帝國主義的洋槍大礮殘酷地壓平下去。可是除非緬甸人已經獨立，這種鬥爭是永遠不會停止的。這以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反英鬥爭，一直延續到現在。其中如晚近一九三〇年沙拉瓦地縣農民的大暴動，繼而成爲全緬甸的廣大的反英鬥爭，便是顯著的一例。這反映了緬甸的農民在英帝國主義剝削下是如何地無法生活了。在另一方面，許多「緬奸」不惜供英帝國主義做幫凶，却能富貴奢侈地生活着。他們在緬甸受了十幾年奴隸教育以後，便被送到英國去受訓練，這樣造成的幫凶，手段便格外高強。雖然其中有不少智識分子，也能利用英帝國主義所給與他們的這種武器，反而向背後刺去的，但到底是少數中之少數。所以現在緬甸的統治機構上，便雜陳着五花八門的大小「緬奸」們組織的所謂「政黨」。他們多美其名曰「獨立黨」「統一黨」等等，實際上無一不是英政府御用的工具。此次印緬分治之議已成，這些御用政黨的領袖們，爲了要爭奪組閣的差事，更對緬甸總督極盡諂媚之能事。

緬甸的政黨，現在一共有四，其中在政府方面最有勢力的，要算于岑帕領導的「廿一人黨」。其次是以岑茂博士為領袖的岑茂黨。再次是于職賴領導的于職賴黨。至於獨立黨則是比較沒有勢力的。

緬甸沒有自己的高級教育機關，所有大學中學都是以英語教授的。比較重要的學校在仰光有仰光大學、聖保羅書院，在緬京有農林學院，還有一所是由去年仰光大學開除學生會領袖鬧風潮醞釀的國民大學，正在籌辦之中，如果這國民大學的創立可以成為事實，那末，它就是緬人自辦的唯一大學了。此外還有在永勝縣的工業學校，以及遍立於各縣的中學校。英帝國主義在緬甸的教育政策，是相當成功的，一個普通的中學畢業生，如果你問他將來的志向怎樣？大多會溫馴地答覆你，將來他希望能做一個「六十五仔」。（註）要是他的野心大一點的，就說希望能做個「百廿仔」。英帝國主義每年在

註：「六十五仔」是服務於政府機關，每月薪金六十五盾的職員的暹羅。「百廿仔」則是月薪百二十盾的職員的暹羅。

剝削緬甸的款項下，撥出幾十萬元來辦理那種「奴隸教育」，是收過這麼滿意的效果的。

緬甸的文學，本來是只有僧侶們研究的佛教經典而已，十餘年來，新文學也漸漸地抬頭了。如達洛卡雜誌的竭力提倡新文學，發展雜誌、進展雜誌和新時代週刊的繼起，都給緬甸的文學開闢了廣闊的園地。最近還有外國文學的介紹，如蕭伯納傳與大仲馬的三劍客等等。

一般來說，緬甸識字的人數是還算多的，只要看那緬文的太陽日報，每天可以銷上一萬三千多份，就可以知道。這是由於語文一致，易於學習的緣故。很可惜的是現在這種初級的緬文教育還多操在僧侶手中，所以讀的還是佛經之類的書本。

緬甸以信奉佛教的人為最多，在那一千三百萬人口之中，有一千一百二十萬是信奉佛教的。加以緬甸的佛塔觸目皆是，所以也就有「佛地」之稱。此外吉仁人幾乎完全信奉基督教，為數約有二十五萬。旅居緬甸的印度人，則多信奉印度教和回教，前者的

信徒約有五十萬，後者也有三十萬的光景。英帝國主義對於宗教的獎勵，在各種設施上都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很樂得給這些無辜的子民，深深地受了這種精神上的麻醉。

緬甸的男人，多以農爲業，女人有一部份是做零售生意的，在土瓦等處，有好些礦工，在丹老以及伊拉瓦底沖積地，打漁爲業的也不少。然而沒有一種職業不是同樣地無法生活的。要在英帝國主義統治之下，解決緬甸人的種種痛苦，無異與虎謀皮，根本是不可能的。印度的反英運動，在尼赫魯的領導之下，已經走上一條正確的路線了，我們希望緬甸的反英運動，也要和印度的運動，結連在一起。弱小民族的反帝鬥爭，惟有彼此緊緊地聯合起來，才有勝利的把握的。

印度

張 勇

英國前任印度總督寇仁 (Curzon) 在他所著的遠東問題 (Problems of the Far East) 一書中說：「印度是不列顛帝國的基石。」這話是千真萬確的，不過寇仁總督却忘記說：「印度同時也是民族解放運動的大本營。」現在我們就來說一說這「不列顛帝國的基石」與「民族解放運動的大本營」罷。

印度是亞洲的三大半島之一，東西約據經度四十度，南北約據緯度二十九度，面積爲一、八〇八、六七九方哩，人口據一九三一年的調查，共有三五二、八三七、七七八人。

印度的地勢，可以分爲北中南三部。印度河及恆河（Gange）流域爲北部；那巴達河（R. Narbada）以南，及克里西那河（R. Krishna）與洞加巴特賴河（R. Tun-sabhadra）以北之德甘（Deccan）高原爲中部；克里西那等三河以南的一帶，則爲南部。印度的極北因有喜馬拉雅山脈做屏障，所以北部一帶地方的山是很高的，交通也不方便，不過因有印度河與恆河流貫其間，土地頗爲肥沃。南部三面靠海，地利當然很富。

這樣偉大的一塊肥土是怎樣落入不列顛帝國的手中的呢？這不能不歸功於東印度公司的偉績了。西歐人最初到印度去經營的是葡萄牙人，後來西班牙人、英人與法人相繼東來，各設立東印度公司。這幾家公司，經過多次劇烈的競爭，終於英國的得了最後的勝利。這種公司在表面上雖是從事商業的，但實際上却是帝國主義者競奪殖民地的有力工具。所以到了一八五八年，英政府就將東印度公司的組織作最後的修正，把其所有的一切領土都轉爲英王統治，而東印度公司也假惺惺的向英國女王維多利亞致獻詞說：『余謹以印度的廣土衆民，獻諸陛下，願其能同沾化雨，同享昇平，然於公司以及

公司所以成功之道，亦願陛下不之或忘而一察之也。」這「廣土衆民」的印度就這樣的亡給不列顛帝國了。英國獲得了這樣一塊肥沃的殖民地後，自然要極力進行開發並征服其餘的一切反抗勢力，以至於現在形成爲「不列顛帝國的基石」。

二

現在讓我先來分析這塊「不列顛帝國的基石」之內部結構，先從社會組織說起，然後再討論經濟的情形。

印度的社會結構是非常複雜的，單就人種來說，就已是非常複雜了。據鮑曼在世界新形勢中說：「印度有四十五種不同的人種，操一百七十種不同的方言，並分成二千四百族。」

印度宗教也是不同的，最重要的當然是印度教與回教，尤以印度教的勢力爲最大，在三萬五千萬的印度人口中，信奉印度教的約有二萬五千萬人。勢力次於印度教的是

回教徒，約占全人口的五分之一。這二教的主義與利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常常發生衝突，這於英帝國主義的統治是很有益的，所以有時英國為轉移印度人民的反對倫敦統治起見，也常常利用印回教的惡感，而挑起他們內部的鬥爭。不過近年以來，被壓迫的印度人民，不論宗教的不同，階級的各別，都已一致聯合起來反抗英國的統治而要求民族的完全解放了。

印度社會結構的複雜，我們還可以從他們的奇特的階級制度(Caste System)之中看出來。印度共有四個主要階級：(一)婆羅門階級(The Brahmins)這是印度最高的階級，包括牧師與受教育的資產者；(二)武士階級(The Kshatriyas)；(三)農商階級(The Vaishtyas)；(四)奴隸階級(The Sudras)。除了這四大階級外，還有數百種小的階級，每一階級的人都與其他階級的人不大來往，因為階級的觀念非常之深。除了這些階級之外，還有許多人民是不屬於任何階級的，這就是所謂「不可觸的賤民」(The Untouchable)了。所謂不可觸者，即於該階級人民將至時，其他各階



級的人民，即高呼警號以避之，而不與接觸。他們共有五千萬人，一向不准進入寺院，不得參與上層社會的活動。不過近年以來，這種「避之若浼」的情形已大有改變，甘地對於這些

「不可觸的賤民」尤爲同情。甘地本屬農商階級，但他却穿着不可觸賤民的服裝。英國會想規定這些不可觸賤民與其他階級分別選舉，藉以引起他們內部的仇恨，可是這種陰謀被甘地識破了，就絕食反對說：「所有的印度教徒都必須一起選舉，不能有分散的集團。除非你們都能同意於一起選舉，否則我將絕食而餓死。」（見Knap-Fisher著的現世界一五六面）甘地的絕食終於得到最後的勝利了。

其次讓我們來說英帝國統治下的印度經濟情形。印度的天產雖然非常豐富，但因爲英國的過度剝削，印度的經濟情形已非常惡劣。印度是一個農業國家，但在英國統治下，印度早變成一個飢餓之國，尤其是在十九世紀，共發生飢荒三十一次，餓死人民達三千萬人之多（見伊薩柯夫的英帝國主義在印度，載世界知識二卷二號）。近年的情形也未好轉，這可以印度公共衛生指導米高爵士（John Megaw）於一九二四年五月向皇家亞細亞協會的報告來說明：「農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皆營養不足。全國陷入緊急狀態中，迅速地轉向危機。前途黯淡萬分，不僅下層的羣衆必須爲強烈的掙扎，以圖生

存，即依恃農產品與其他物品的剩餘生產爲資源的上層階級，也將遭遇同樣的命運。假如土地上的全部生產，僅足以供給耕種者的迫切需要，他們便無力繳付租稅。印度的整個社會和機構，即使不被全部摧毀，必然地要受着暴烈的震撼。」

至於印度的工業，則除了英帝國所經營的以外，印度人簡直沒有規模較大的工業可言。而英國所經營的工業當然是以剝削印度的賤價勞動的，因此工資的低下，是很出名的。據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發生以前的統計，「美國一個紡織工人，每月作工二十四天，每天八小時，可賺工資十五磅又十五先令以同樣的工作日數與時數，英國一個紡織工人，可賺工資六磅又十三先令；而印度的紡織工人，每月作工二十六天，每天十小時，而所得工資僅三磅又十三先令而已。」（見伊薩柯夫英帝國主義在印度）這還是就經濟恐慌前的情形說的，到了恐慌發生後，工資當然更加減低了。

三

上面是印度的社會結構與經濟情形，現在我們來說印度的政治組織。

英國自從征服印度後，了爲便於統治起見，就把印度分爲二部，一部是英屬印度 (British India)，一部是印度土邦 (Indian Native States)。前者由代表英王的印度總督統治，後者由印度的王公或會長統治。不過各土邦雖在名義上是印度的王公所統治，但他們的權限是很小的。實際上土邦的外交關係以及地方治安都由印度總督一手辦理。印度總督的權力極大，他除了要受英王與內閣中之印度事務大臣監督外，簡直可說是一個獨裁者。總督之下設有政務院 (Council)，卽等於內閣的地位。政務院設行政員七人，管理軍事、內政、財政、立法、商業鐵路、教育衛生土地及工業等部事務，而外交與政治部則由總督自行兼任。這些事務雖分開掌管，但是總督有最後的決定權，凡是他所認爲於印度的安全治安與利益有衝突的建設，都可予以否決。至於立法機關，則分上下二院，上院有議員六十人，其中三十四人係由選民選出，其餘二十六名則由總督推定，五年一任。下院共有議員一四五人，其中一〇五人係由選民選出，餘則由政府指定，任期三年。

這是根據一九一九年印度政府改革案 (Reform Bill) 的政治組織。

不過到了一九三五年，英國政府又發表一個印度政府法案 (Government of India Act) 把印度改爲一個聯邦制度，預定今年實行。新憲法所規定的聯邦國家，包括十一省英屬印度與約五六〇個印度土邦。聯邦的領袖自然是英國所派的總督。總督的權力仍然很大，外交與國防權固然握在他的手中，就是對於境內和平的維持，財政平衡的保持與民族宗教糾紛的解決，他都可發布緊急命令來干涉。除了倫敦的議會外，是沒有人可以干涉總督對於這些事情的權力的。所以印度的自由是仍然很嚴厲地被限制着。

至於聯邦立法機關，新憲法規定設立二院。上院共有代表二六〇名，內英屬各省選出一五六人，各印度土邦選出一〇四人。下院共有議員三七五人，內英屬各省占二五〇人，土邦占一二五人。一切立法都由議會制定，惟關於財政方面的，則不在內。印度的選民自七百萬人增至三千五百萬人，其中有六百萬人為婦女。英屬各省的省議會，有的爲一

院，有的爲二院，統治省政的爲省長與省政務會。此外新憲法又規定，印度的公務員警務人員必須在英國招募，警察的訓練也歸英國担任；憲法如遇破壞時，總督可以看情形的需要而擴大行政權力到無限。

這新憲法雖規定給與印度人民以若干程度的自治權，並改變現行的政治組織，但印度人民所得的利益仍然有限，他們所要求的完全自治也沒有達到，所以能否完全順利實行，還是個大問題。

四

我們前面說過印度是不列顛帝國的基石，這所謂基石至少含有二方面的意義，第一、在經濟方面英國可盡量剝削印度的人民；第二、在軍事方面，可以印度來做不列顛帝國在亞洲方面的根據地。正因爲英國的極力剝削與壓迫印度人民，於是印度的民族獨立運動也就隨之再接再厲的興起，而成爲民族解放的大本營。現在我們就來一論印度

的獨立運動以做本文的結束。

印度的獨立運動，在英國征服印度後，就隨着發生。第一次的著名獨立戰爭，發生於一八五七年，時間延長到了二年之久，才被壓服下去。一八八五年，全印國民大會（Indian National Congress）成立，從事自治運動。這會在初成立後幾年中的勢力很小，但自二十世紀開始後，參加的人即大形增加。一九〇五年印度總督爲壓迫這種自治運動起見，即製定炸彈取締法、禁止秘密集會結社法，但是沒有多大的效果。歐戰發生後，予印人之獨立運動以一個極好的機會，一九一六年組成自治同盟會（Home Rule League），同時全印大會的左右各派也一致合作，發表對於自治運動的共同主張：（一）印度必須成爲自治國家；（二）取得立法上行政上與財政上的自治；（三）印度必須成立國民軍，由印度人爲高級長官。

這時正當大戰緊張時期，英人對於印度的獨立運動，不敢嚴厲壓迫，於是轉而採取欺騙政策，令印度人幫助英國參加大戰，允許戰爭勝利後准印度民族自決。同時並派員

至印度巡視發表印度憲政改革報告書。這報告書中的意見當然不為印度的民衆所滿意，因此全印大會就另提要求，但這時大戰業已結束，於是不列顛帝國主義的假面具就被揭開而重新嚴厲壓迫獨立的運動。一九一九年頒布叛亂法（Sedition Act）引起印度民衆極大的反抗，但英政府也用高壓的手段來彈壓，四月十三日阿姆里柴（Amritsar）的大屠殺，造成了印度獨立運動史上悲壯的一頁。

隨着英政府的嚴厲壓迫，獨立運動也更加緊起來。一九二〇年國民大會通過了甘地所領導的不合作運動：（一）不論立法與行政，不參加英國之政治；（二）英國法院中之印度法官應即退職；（三）不入英國學校；（四）抵制英貨；（五）提取英國銀行中之印人存款；（六）以消極抵抗消滅英人在印度之勢力。這不合作運動起初進行頗為順利，後來因爲不甚切合實際及甘地的被捕而停頓起來，但是印度的獨立運動並沒有停止，反而日趨高漲起來，達斯（Das）的組織獨立黨就是一個顯例。到了一九二九年，全印大會更通過完全自治（Purna Swaraj）的政綱，使印度的獨立運動走上更正

確的道路，甘地並於一九三〇年領導作「不服從的運動」(Civil disobedience)破壞鹽法，而重入監獄。

英國政府因鑒於印度民族運動的再接再厲，又想用欺騙的懷柔辦法來分散獨立運動的勢力。先於一九二八年派遣西門(John Simon)委員會到印度調查，起草報告書，並根據這報告書而於一九三〇及一九三一年在倫敦召集二次圓桌會議，討論改組印度政府的新憲法原則。一九三一年英國議會就通過了所謂「英國皇家政府的印度政策」一九三三年議會又發表關於這政策的白皮書，並移交聯合選舉委員會(Joint select Committee)研究，經過了一百五十次的會議，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才研究完畢，而於一九三五年發表，這就是上節所說的印度新憲法。

印度的革命民衆，因為深知要達到印度民族的完全解放，祇有賴着全民族之不斷的堅決鬥爭，所以在英國想以製定新憲法以緩和印度民衆運動時，印度的獨立運動仍然不斷不的進步，而且更進一步的由全印大會的左派青年領袖尼赫魯(Nehru)來

做領袖。因此在新憲法發表後，印度的革命民衆仍然堅決反對，去年十二月底在費茲浦 (Faizpur) 開會的全印國民大會仍決議反對這憲法，尼赫魯並說這憲法爲「奴隸的鍊索」，非打破不可，因爲這憲法雖給予印度以相當的自治，但一切大權仍然握在英人的手中，而與印度大多數民衆所要求的完全獨立，還相差甚遠。所以印度的獨立運動以後還要繼續不斷的進行，不過到了最後，被壓迫的印度必會從不列顛帝國主義的鐵蹄下解放出來，而成爲亞洲的一個偉大的民族國家。

阿富汗

邵宗漢

我們檢閱地圖上的阿富汗，東南兩面與英屬印度相毗連，北面跟蘇聯的疆界僅隔一條俄克薩斯（Oxus）河。在地理上，它顯然是英帝國主義與蘇聯兩大勢力的接觸點；在事實上，英帝國主義與蘇聯却也都欲維持它的緩衝地位。正因為如此，阿富汗在最近十餘年來，才能夠逐漸走上維新的道路，粗具現代國家的形態。

阿富汗位於亞洲伊蘭高原的東北部，是一個多山之國。在六五〇、〇〇〇方公里面積中，山嶺佔據了三分之二。與度庫什（Hindu Kush）山的支脈，蔓延在南部，構成人跡稀少的高原。在這高原之南的哈柴拉（Hazara）區域，也是貧瘠之地。在這些高原的東緣，即經阿富汗到印度低原，始有深廣的谿谷，其中最著名的一個谿谷，便是位於喀布爾（Kabul）河支流上的基波大道（Khyber Pass）。基波大道是阿富汗與印度通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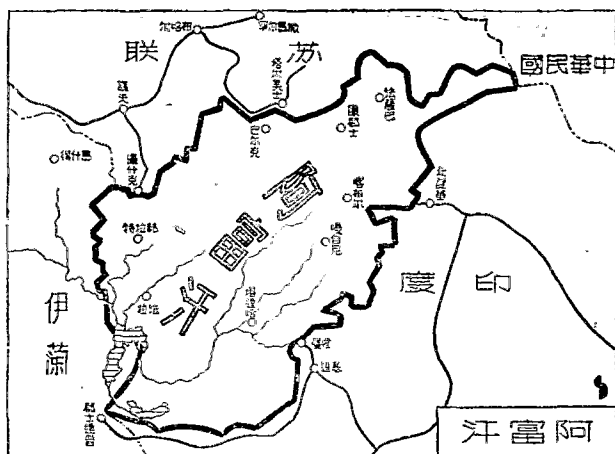
的唯一門戶，這一個區域也就是全國最發達人口最繁密的區域。西北部的阿富汗、土耳其斯坦，雖有俄克薩斯河上流的灌溉，但氣候亢燥，尚不宜於農業。南部與西南部則有勒吉斯坦 (Registan) 沙漠。

阿富汗人差不多全部信奉回教，但阿富汗民族却是一個十分複雜的民族，這是因為阿富汗在歷史上承受了東方與西方的各種文化，並且經過了許多強大民族的侵略。構成這個複雜的阿富汗民族的，有杜蘭尼人 (Durani)、土耳其人、波斯人、蒙古人、巴達克山人 (Badakshan)、泰伊克斯人 (Tajiks)、吉爾斯人 (Kirghis) 等。杜蘭尼人是最有勢力的種族，他們統治阿富汗，已經有了兩百年的歷史。

不用說，阿富汗的封建勢力還是十分強固的，部落間的衝突，常常導成流血的慘劇，政治暗殺的恐怖，依然籠罩着喀布爾首都，目前在經濟方面尚未完全脫離英帝國主義的羈絆。但阿富汗最近十餘年來的進展，尤其是最近數年來的進展，無論如何是值得注意的。

阿富汗脫離英帝國主義的保護而獨立，還是一九二一年的事情，即在對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一年之後。真正的建設工作，則開始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間被暗殺的奈迭爾國王 (Nadir Khan)。

奈迭爾國王統治阿富汗，只有短促的四個年頭。在這四年間，他無情地撲滅各部落的反抗，以全力維持國內的和平，他所造成的安定局面，揭開了阿富汗歷史的新頁。他以前進的方法，致力於阿富汗的發展，改革舊的制度與習慣，避免刺激原始的回教徒的情感。在交通方面，他修築了許多重要的幹路，他介紹現代的交通工具，電話與電報，使這個高原國中被連綿的山嶺所隔絕的許多部份，成爲緊密的政治區域。阿富汗境內還沒有鐵道，奈迭爾生前却已擬定了一個偉大的鐵道計畫，即北面從蘇聯的邊界起，東南面到印度邊界爲止，這一條鐵道完成之後，阿富汗便與國際的交通網銜接起來。在農業方面，他擬定有許多灌溉計畫。在文化方面，他企圖建設一個國立大學，並推行義務教育，他的企圖如今至少已經實現了一部份，喀布爾大學的設立，就是一個例子。但奈迭爾對於阿



富汗的最大貢獻，則為頒佈新憲法。新憲法頒佈於一九三二年的春季，宣示阿富汗的完

全獨立，並定回教為國教。國王的統治不僅要遵守憲法，還要服從回教的聖律。新憲法採用兩院制，貴族院議員三十八人，衆議院議員一百零六人。保障個人自由與財產權，廢止奴隸制與強迫勞動，並規定國民有服從兵役的義務。從各方面看來，奈迭爾確是勵精圖治，使這一個封建的王國，一步一步地現代化。他曾經向外人道：「給我們二十年的和平，我們可以使阿富汗成爲世界的大國之一。」

不幸一九三三年的十一月間，奈迭爾

被前王阿麻努拉 (Amanullah) 的家臣之一所暗殺，這實在是阿富汗的絕大打擊。但奈迭爾被暗殺之後，國內並未發生嚴重的騷亂，他的年青的兒子柴西爾 (Zahir Shah) 繼承王位，而由哈喜姆可汗 (Hashim Khan) 與華利可汗 (Shah Wali Khan) ——奈迭爾的兩個弟兄，做柴西爾的輔弼。無疑地，這位年青的國王必須繼承奈迭爾的遺志，繼續新的大業，始能確立他的地位。而這樣的工作，在陰謀密佈，各部落酋長蠢然欲動的環境之下，確然是十分困難，十分危險的。

最後，我們略談阿富汗的對外關係及其今後的動向。

上面已經提出，阿富汗是英帝國主義與蘇聯兩大勢力的接觸點，它的對外關係當然以這兩大勢力為對象。故王奈迭爾對於英帝國主義與蘇聯採取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這中立政策收獲了很好的成果，英帝國主義通過了印度政府，於一九三〇年無條件地以一七五、〇〇〇鎊貸給阿富汗政府，蘇聯也有同樣的援助。使一個部落民族的封建國家現代化，沒有外力的援助是不可能的。

最近兩三年來，阿富汗與蘇聯的關係，似已更趨親密。一九三四年，阿富汗政府繼蘇聯之後，加入了國際聯盟，這是一個表徵；一九三五年，蘇聯與阿富汗兩國的貿易總額達七、四〇〇、〇〇〇盧布，比一九三四年增加一、五五〇、〇〇〇盧布，蘇聯對阿富汗的輸出，僅增加三七〇、〇〇〇盧布，阿富汗對蘇聯的輸出則增加一、一八〇、〇〇〇盧布，這又是一個表徵；一九三六年的開端，蘇聯的對阿貿易局（Sovalgantors）更擴大活動的範圍，派遣特別代表到阿富汗去進行談判，以謀促進兩國間的貿易，這又是一個表徵；阿富汗政府也派遣外長與陸長去訪問莫斯科，這又是一個表徵。

同時，阿富汗對於土耳其的關係也大大地改善。阿富汗每年有大批的青年學生到土耳其，土耳其的教授也不斷地受聘於阿富汗。一九三六年，喀布爾大學聘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法律學院（Istanbul Law School）的一位教授做主任。

不僅對阿富汗有着重要的意義，並足以影響整個西亞形勢的，則為西亞公約的成立。所謂西亞公約是亞洲西部四個回教國家——土耳其、伊蘭、阿富汗與伊拉克所簽訂

的友好與互不侵犯條約。這一個條約把四個回教國家聯合起來，把信奉回教的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民團結起來，它將來所能發生的力量，我們決不能加以忽視。一九三六年的十一月間，阿富汗的陸軍大臣麥洪可汗聘問伊蘭，會晤政界要人，他曾發表下面的演說：

『阿富汗與伊蘭兩國，以前雖因劃界問題，發生爭議，不久就渙然冰釋，兩國間已經訂立協定，解決爭議，殊堪滿意。伊蘭政府邀請阿富汗參加土耳其、伊蘭與伊拉克三國協定，阿富汗政府也經加以接受了。』

這話是很明白的，西亞的四個回教國家，今後應該拋棄嫌隙，在宗教、種族與地理的聯繫之下，緊密合作，謀取光榮的獨立與解放，以土耳其爲它們的榜樣。事實上，弱小民族除了自己互相團結起來，並聯合能以平等相待的國家，以反抗帝國主義的勢力外，沒有第二條出路啊。

伊 蘭

沈志遠

夾在小亞細亞和中亞細亞中間，面積占一百六十餘萬方公里，人口不滿一千萬的在「童話」中常常碰得到的一個王國，便是這裏要把它的政治和社會經濟情形介紹出來的波斯王國——從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波歷元旦）起被改稱爲伊蘭的一個君主立憲國。

在弱小民族解放運動的歷史中，伊蘭也表現過一些光彩。雖然在像中國印度這些民族面前，它似乎比較略遜一籌，可是它在企圖打斷國際帝國主義所「賜予」全世界十二萬五千萬被壓迫大眾的那條鎖鍊的偉大事業中，却曾盡過很大的責任，在這點意義上講，它在世界上確不失爲一個有地位的民族。所可惜的是，它跟中國和好些別的半殖民地一樣，至今還沒有擺脫帝國主義的羈絆。

講到伊蘭的革命運動，很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它在現代（即帝國主義時代）史中的幾次革命，都很巧地和中國現代史中的幾次革命運動在時間上相符合。伊蘭的第一次革命是在一九〇七到一九一一年（但事實上發軔於一九〇五年），正跟我國的辛亥革命相同。大戰以後，伊蘭又發生反帝（英國）反封建的革命高潮（一九二〇—一九二一），這恰巧配合着中國以「五四」為起點的民族運動。最後，伊蘭第三次巨大的革命運動則又適與我國的「五卅」運動（一九二五年）和以後的大革命同時並起。這確是很有趣味的現象，然而却不是稀奇的偶然的現象。其所以發生這樣的「巧合」，我們應得拿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條件去解釋它。

資本主義一跨進了帝國主義階段，它的內外一切矛盾都加速激化。殖民地、半殖民地受着帝國主義侵略的刺激，對外要求脫離列強的羈絆，對內要求實現布爾喬亞式的改造。這就說明了本世紀初這些國家（除伊蘭、中國外，還有土耳其）幾次革命運動的根源和內容。同時，日俄戰爭和俄國一九〇五——〇七年的革命，又給了東方被壓迫民

族一個異常強大的刺激，這對於伊蘭的民族運動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記得鄔梁諾夫曾經再三指明，一九〇五年是東方從「沉夢中」覺醒的起點，又說是「東方停滯狀態終結的開始。」『俄國的革命引起了整個亞細亞的運動。土耳其和中國的革命，證明了一九〇五年的大變動（指俄國的——沈）……的影響，業已表露為無數千萬人的運動。』又說：『世界的資本主義和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澈底地警醒了亞細亞。』（見亞細亞的覺醒及其他等論文。）

這樣看來，伊蘭實堪稱為「從沉夢中覺醒」起來的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前鋒之一。從這點意義上講，它實在不落後於任何一個做解放鬥爭的弱小民族。它所以如此，自然是由於它內部政治經濟生活中的矛盾，而直接的刺激則為日俄戰爭和俄國第一次革命。

伊蘭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的革命，是從十八世紀末起在帝俄和英國控制之下的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過程所造成的。從十九世紀末起，這種外力的控制，轉而

採取露骨的帝國主義侵略的形式了。從此英俄兩國就攫取了伊蘭全部政治和經濟生命的支配權。

當時帝俄在伊蘭北部取得了好些運輸的租讓地，一八九五年開辦了爲沙俄（即帝俄）殖民地政策之最重要的工具的匯兌放款銀行，並且又替俄國資產階級奪取了許多實業和原料生產的租讓權。英國帝國主義則在伊蘭南部和西南部搶奪了好些極大的租讓權，它而且還不斷地竭力企圖把自己的勢力向北方伸展。一八九九年英國取得了發行銀行的租讓權，這一來，伊蘭的紙幣發行權，因而伊蘭整個的金融，都被英國帝國主義所操縱了。一九〇一年，它又獲得了石油開採的租讓權，這一點在目前對於英國帝國主義的生存已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因爲每年五百萬噸的石油，是不列顛帝國海軍艦隊的重大的「糧食」來源啊。此外，英國還取得了伊蘭的鐵道建築權，內河航行權和電報敷設權等。

這樣，在二十世紀前夜，伊蘭就陷於英俄兩大帝國主義分割下的半殖民地地位了。

英俄帝國主義者利用着卡枷爾皇朝（即一九〇六年實行憲政以前的那個朝代），利用着封主們和買辦資產階級，並且竭力促成封建割據的局面，——藉此種種，以鞏固伊蘭政治上的反動統治，帝國主義者自己就得從中控制伊蘭的政權了。政治上的「無法無天」對人民專橫暴虐，對勞動民衆的罕有殘酷的剝削，農民、工人和一般大衆處境的悲慘不堪，——這便是第一次革命以前的伊蘭的一般局面。

在這種局面之下，突然來了日俄戰爭和一九〇五——七年俄國革命這種異常強烈的刺激，這就使伊蘭的革命危機有不得不爆發爲事實之勢了。日俄戰爭和俄國革命所以成爲伊蘭革命的直接刺激，理由是很明白的。爲伊蘭民族的兩大侵略者之一的帝俄，既需以全力對日作戰，它在伊蘭的壓力自然而然地鬆懈了。這是一。其二，俄國廣大民衆的反帝制，反封建的革命鬥爭，使沙皇的「軍事封建的」俄羅斯帝國主義的地位根本發生動搖，同時又無異給被它壓迫的伊蘭民族以一股強烈的興奮劑。俄國的革命，不僅從根基上大大地動搖了沙俄帝國主義對伊蘭（以及對一切被它壓迫的民族，中國

也在內)的統治,而且給了伊蘭被壓迫大眾一個怎樣謀解放的榜樣。正因為這樣,所以伊蘭一九〇五——一一年(的)革命和中國的辛亥革命(實際上發軔於光緒末幾年)不僅時間上相配合,而且內容上也是一樣的反專制、反封建和反帝國主義。

可是一九〇五——一一年伊蘭的布爾喬亞民主革命,除了一紙憲法外,實際上是完全失敗的。用革命大眾的血所交換到的「美劇利斯」(伊蘭對國會的稱呼)結果還是統治階級意志的執行機關和它的利益的袒護者。

這樣,伊蘭的第一次革命,沒有解決引起這革命的任何一個基本矛盾,它沒有毀滅封建勢力和解決土地問題,而替伊蘭資本主義的發展打開一條大道。伊蘭的社會經濟,依然在英俄帝國主義控制之下向殖民地化的道路進行。從一九一二年起伊蘭的革命潮流是在帝國主義的鐵蹄和本國封建主們的刺刀之下消沉下去了。

前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完成,又重新激起了被鐵蹄和刺刀鎮壓住的伊蘭大眾的解放鬥爭。但是接着西歐方面炮聲的止歇,東歐和近東方面的廝殺又

開始了。協約國特別是英帝國主義一方面對俄國實行武裝干涉，另一方面則派大批軍隊佔領伊蘭。從一九一八到一九二〇年，伊蘭國土即全為英軍所佔。在武力威脅之下，迫伊蘭政府（當時的波斯政府）簽訂了一九一九年英波條約。根據該條約，伊蘭就應當變成大不列顛的「自治的殖民地」和印度伊拉克之事實上繼續者。

然而靠着國際和國內形勢的發展，這個計畫總算幸而沒有實現出來。在國際上，蘇聯政權的鞏固，協約國武裝干涉的慘敗，北高加索和中亞細亞共和國的建立，以及英國本身由於大戰和進攻蘇聯而元氣喪盡（還有印度局勢不穩等）——有此種種事實，已足夠逼迫英帝國主義退讓了，何況還要加上伊蘭國內民衆不斷地發生反英暴動呢？這樣，英國軍隊乃於一九二〇年全部自伊撤退，而一九一九年的英波條約也算是取消了。

但這時伊蘭的革命運動已很高漲了。這跟俄國革命的勝利，蘇聯放棄在波斯的一切特權以及英國軍隊的佔據波境等等事實，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從一九二〇年起，伊

蘭的革命怒潮又澎湃於全國。伊蘭的統治階級嚇壞了。他們趕快哀求英國來幫忙，跟英帝國主義合作，同時又需要挑選出一個力能勝任的人物來。他們看中了波斯的哥薩克師師長李莎·汗 (Riza-Khan) 他便是從一九二五年起被國會推為波斯國王，一直統治到現在的伊蘭國家元首。

李莎·汗在英國支持之下，果然把新爆發的希梁、呵羅山、阿才拜疆等省的革命都鎮壓下去了。李莎·汗不但會消極地鎮壓「叛亂」而且接着還能積極地創造一個集中統一的國家，以實現國內的「和平與安寧。」到一九二八年國會選舉以後，李莎·汗的政權更形強固。從表面上看，在他統治之下，伊國確有日趨強盛的形勢，然而就實質上講，他的政權對內依然保護封建勢力，對外依舊擺脫不了英帝國主義底威權。直到目前，這種局面仍無變化。

講到經濟狀況的話，伊蘭同樣地迄今不能脫離半殖民地的地位，縱然近年來李莎·汗十分努力於國家資本主義的建設。伊蘭本來差不多完全是個農業和畜牧的國家。

在專制時代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是很少的；而且大部分是手工業，機器工業幾等於零。自從它被捲入世界經濟的圈子以來，它就變為外國工業的售貨市場和原料供給地了。在從前，當伊蘭的農民還處於自然經濟條件之下，為農村經濟之附庸的手藝業和家庭工業完全足夠供給農民和全國人民之生活需要的時候，伊蘭對於外國工業品的需求是極少的。可是隨着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外國舶來品的輸入就一年年地增加起來；同時政府賦稅重担不斷地加增，更進一步地破壞着農村自然經濟的「樂園」。這樣就逼迫得農民經濟加速商品化，他們不得不拋棄固有的手工副業而專事農業，拿多餘的農產品去交換舶來的日用必需品，同時那批被外國工業品壓破了的小手工業者，和破產的農民大眾由於本國產業不發達的緣故，大部分不能往城市裏跑去當雇傭勞動者，結果他們只得留在農村中過飢餓的生活，這樣就形成了封建剝削之廣大的客觀基礎。

農村大眾既貧乏到如此地步，工業所需要的國內市場自然要絕對地萎縮下去，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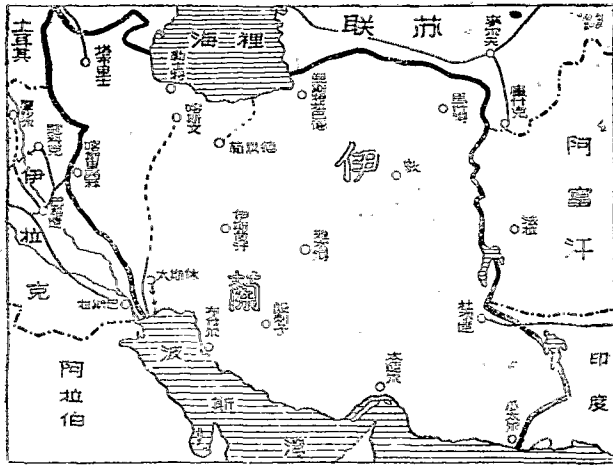
便是伊蘭發展資本主義的一個最重大的障礙。李莎·汗所實施的一點土地改良，企圖促使半封建的地主階級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但事實上絲毫沒有解除土地關係中的癥結，完全不能把國內市場從半封建關係的枷鎖中解放出來。近代伊蘭的經濟，就在這樣的矛盾中發展着的。

國內社會經濟的條件既不允許（當然不是絕對地）伊蘭走上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坦途，它自然不得不長期地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不能自拔。這一點，首先在對外貿易上反映得最顯明。從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九年，伊蘭對外貿易的入超，由二八六百萬克郎（Kran）伊銀幣名，約值華幣三毛）增加到二七五百萬。同時，輸入的大都是工業消費品，生產工具的輸入甚微，輸出的則幾乎全是農產品原料。固然石油的輸出量是很大的，可是這是英帝國主義的租讓業，伊蘭的全部產油幾乎都為英人壟斷，所以石油輸出量之大，適足以證實伊蘭的半殖民地性——為帝國主義之資源供給者。

工業生產的發展雖甚迂緩，伊蘭近年來的道路建設却和我國一樣，發展甚速。巴

維 (Parlevi 卽李莎·汗之朝代名) 的新政權爲急求國家的統一和實現其軍事計畫起見，在其誕生之初，頭一件建設大政就是興築公路和改造舊路。就一九三〇年初伊蘭全國公路綫長已達一萬六千公里之多。公路如此迅速的發達，它的意義除政治方面的以外，還有二點：一則便利帝國主義商品的運銷和資源的吸收，二則加速農民小生產者羣的破產。它在促進本國產業發展上的意義是很小的。至於鐵道建築，近年來也在努力地進行。長一千六百公里的鐵道，一九二七年開始興築，現在已將完成。道路建築費在國家支出預算中占極重大的一項。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〇年，單鐵道建築費一項，達一五八、七六八、八八七克郎之鉅。

以上所說的，大概都是一九三〇年以前的情形。假若拿最近幾年的事實來觀察，則情形確與以前多少有些不同。我們不能否認伊蘭的資本主義近年來已有相當發展的趨勢，在工業中，資本主義的發展比較得快些，顯著些。除了大規模的帝國主義的租讓企業（如英波石油公司）以外，現代化的，有新式技術設備而僱用多量工人的民族工業，



近年來已經在開始發展起來。據一九三四年初的估計，伊蘭的民族工業共有：製糖工廠四所、火柴工廠一、水泥工廠一、紡紗廠十一、毛織廠三、紡毛廠四、棉織廠一、製革廠八、皮鞋廠一、肥皂廠十、五金工廠二及其他襪廠等若干家。

一九三四年又有許多新建設的工廠：製糖廠二、火柴廠二、玻璃廠一、紡績廠四、棉織廠一和電力站九。並有舊工廠九家重新改造，擴大生產。此外，現在正在建設中的和計畫建設的，尚有許多企業，其中包括製糖業、火柴業、煙草業、水泥廠、紡績業

三、木材業一等。假如這裏再加上大量手工企業發展的事實，那末我們就很可以明白，布爾喬亞集團的利益不能不影響到現時伊蘭的政策上去。

無疑的，伊蘭經濟中資本主義的成份確有逐年擴大的趨勢。這一趨勢，在伊蘭近年的經濟政策上得着很顯明的反映。這種經濟政策可分爲三方面：第一是部分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第二是關稅保護政策，第三是對外貿易壟斷政策。因爲伊蘭社會的「原始資本積累」不充分，故爲發展本國產業和抵抗外來競爭計，現政府竭力實行產業國營的原則。同時，爲着同樣的目的，政府又採取了保護政策。而後者則又藉對外貿易的壟斷而強化。證諸這些事業，可以明白眼前的伊蘭確實在爲民族資本主義獨立發展而努力。近年來伊蘭跟蘇聯的邦交和經濟關係的進步，實際上也是由於伊蘭當局的這種動機和蘇聯對它的誠意幫助。一九三五年八月簽訂的蘇伊商約，便是現階段蘇伊關係進一步親密化的鐵證。

然而，國內產業雖有若干發展，它畢竟碰着狹窄的萎縮的國內市場和帝國主義經

經濟勢力之頑強的阻礙。祇有澈底地解決土地問題和驅逐帝國主義的勢力，伊蘭的民族經濟才能自由地邁步猛進。

伊 拉 克

吳清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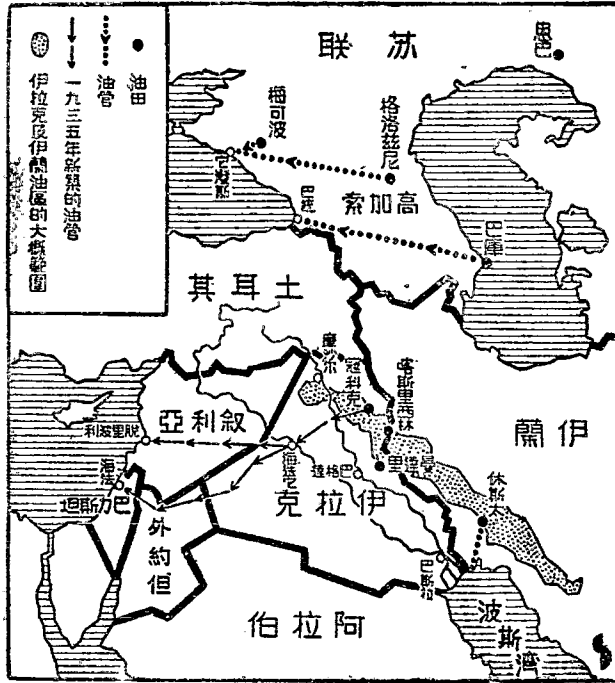
當唐寧街的紳士們絞盡腦汁把巴力斯坦偉大的、英勇的、持久的反英鬥爭暫時鎮壓下去的時候，而不列顛帝國在近東的另一委任統治地——伊拉克於上月底又復爆發暴力的政變了。這個事變的背景直到現在我們還未得到詳細的報告，不過根據巴黎回聲報駐英訪員的觀察：『巴力斯坦的事故發生於前而巴格達城（Bagdad）伊拉克（京城）的政變踵起於後，其間顯有連帶關係，當無疑義可言。阿拉伯民族對於英國左袒猶太人之政策素所憤恨，國社黨的德國輒能利用之，此次伊拉克事變是否由於德國播弄所致，一般人自亦引以為問。』（見十一月一日哈瓦斯社巴黎電。）這裏有一點我們可以指出的，就是被這次「不流血革命」攆跑的伊拉克首相雅辛將軍，他是英國忠實的代言人。而新任的首相薩萊門氏以前曾經反對過英伊的同盟，而且最近幾年來德國

對伊拉克確已建立某種密切的關係。我們還記得一九三〇年伊王菲撒爾 (Faisal) 即現王茄齊——Ghazi——之父) 訪問德國的時候，曾受到柏林當局熱烈的歡迎，這是衆所週知的事實。因此，這次伊拉克的事變至少含有反英的意味。但伊拉克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它的政治、經濟、文化、國際關係，以及民族解放運動的現狀又怎樣？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加以扼要的說明。

伊拉克 (Iraq) 就是過去的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a) 位於亞洲的前部，相傳古代的所謂「伊甸國」就在這裏。在地理上說，伊拉克是扼着水陸交通的要衝，東西往來的門戶，它的國境南鄰阿拉伯、東界伊蘭、北接土耳其、西連敘利亞。尤以境內的兩大河流底格里斯河 (Tigris R.) 及幼發拉的河 (Euphrates R.) 給伊拉克航運和灌溉以許多的便利。如果說文明首先是發生於海岸線曲折的地方，那末古代東方文明的三個搖籃——巴比倫、希臘和亞述 (Assyria) 就以伊拉克爲中心，這絕不是偶然的。伊拉克是戰後的新興國家之一，戰前它是土耳其帝國的附庸。然而伊拉克之引起

帝國主義列強的注意并不是最近突發的。遠在十七世紀三十年代，英人經營的東印度公司就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巴斯拉（Basra）地方建設工廠。一八〇一年英國又在那裏設置領事館，十九世紀後半期英德爲着競爭近東的勢力範圍，德國已想與土耳其聯盟，企圖鋪設三B鐵道（起自柏林經過拜占廷直抵巴格達（Berlin——Byzantium——Bagdad）以作東進政策的骨幹，藉以控制英國與印度的交通聯繫。大家都知道伊拉克是歐洲與遠東的貿易樞紐之一，只在一五二二年麥哲倫發現好望角和一八六九年蘇伊士運河開鑿成功之後，伊拉克在世界交通上的作用才略爲降低。二十世紀初期伊拉克境內摩沙爾（Mosul）區域豐富煤油層的發現，伊拉克又成爲帝國主義諸國間爭奪的「蘋果」，而所謂「摩沙爾問題」也第一次在國際政治字典中出現了。列強在伊拉克因爲自身利益不同，表現出深刻的矛盾，最顯著的如建築三B鐵道的一紙草案，以後竟成爲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個導火線。同時伊拉克廣大的油田以及險要的戰略地位，也是英國軍隊佔領美索不達米亞的重要動機（一九一五年）。

大戰結束之後，根據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簽訂的凡爾賽和約，德國政府首先把它自己在伊拉克建築的巴格達鐵道和開採摩沙爾煤油的股份公司（Turkish Petroleum Co.）讓渡給賠款委員會，以後這些獵獲品大半是落到英國的腰包裏。一九二〇年列強集會於聖勒摩簽訂三國瓜分協定（Tripartite），將伊拉克交給英國代管，劃為甲種委任統治地，伊拉克實際上已成爲不列顛帝國鐵蹄下的屬地了。但伊拉克的人民並不願意做「太陽不落國」的犧牲品，他們認爲阿拉伯的民族國家是整體的，反對「雞零狗碎」地任人「分而治之」，因此，在一九二〇——三〇年間伊拉克的人民屢次掀起激昂的反英運動，及至一九三〇年六月三十日英伊雙方始成立新約，取消伊拉克的委任統治制，承認伊拉克的「完全獨立」，並於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三日正式介紹伊拉克加入國聯，伊拉克遂以委任統治地最初解放者的資格，以及阿拉伯國家第一代表的資格光榮地踏入「世界和平殿堂」。當時法國的代表會認爲：「世界最古國家之一今已復活，變爲最新的國家。」而英國的代表也附和聲稱：「伊拉克被解放



而加入國聯實在不能不說是現代政治史中一件重要的紀載。真的，伊拉克從這一天起，已經不是受「文明」國家代管和統治的國家，而是「自主」與「自由」的國家了。伊拉克被「解放」之後，英國雖允許由它自己負責維持境內的秩序，防禦外來的侵略，英軍除飛機

之外，將全部撤退。事實上，直到現在，英國還有很多軍隊駐紮於伊拉克境內，伊拉克的油礦開採，鐵路建築，農場墾植以及其它的權益依然握在英人的手裏，而且因為英國海軍對伊拉克煤油有着極大的需要性，以及伊拉克扼着英印交通的要衝，英國絲毫不肯放鬆對伊拉克的侵略；至於歐洲其它國家覬覦伊拉克的念頭也是逐日加強。

在經濟方面說，煤油是伊拉克國民經濟的命脈，根據美人却斯德氏（Chester）的估計，伊拉克煤油埋藏量的富饒僅次於美國。伊拉克的煤油開採量在一九二六年為一一六千噸，一九三二年增至一二二千噸，自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日伊拉克通至脫里波利和海法的兩大輸油管建築完成之後，伊國的煤油開採量激增，每晝夜可運油八百萬桶，計合四百五十萬噸。其餘規模較小的企業為紙、絲、皮革、肥皂等工業。

關於農業方面，伊拉克的耕地約有三、一六〇千「加」，其中十分之七是種植穀類，其餘的種植青菜、技術原料和葡萄。最近幾年在世界農業恐慌影響之下，伊拉克的耕地面積激劇地縮小，伊拉克的農村經濟也加速地退化了。

伊拉克農村中，以大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占着絕對的優勢，同時遊牧民族還保留古代的民族生活，受着酋長和貴族殘酷的剝削；而英人也把他們當做絞汁的檸檬一樣榨取，這是伊拉克農村不斷發生騷動的重大原因。

伊拉克的輸出，在一九二九年爲四、二二五千「丁諾」(Dinar)（伊拉克銀幣名約等於一法郎），一九三四年降至二、八七四千「丁諾」，同期輸入爲七、三六五千與六、〇二五千「丁諾」，它在整個世界對外貿易中所占的份兒實不到百分之一，而且以英國及英印的資本在那裏起着決定的作用。

伊拉克人民因爲經濟生活條件的惡劣，文化水準並不很高，學校在伊拉克農村中是看不到的，就拿大城市來說，那裏大多數也僅是教會性質的學校，而不是一般的教育，根據最近的統計，伊拉克的初級小學不過二百六十四所（其中女子學校三十九所），學生二萬六千餘人（其中女生七七六人），中學只有二所，師範學校只有一所，如果我們回憶到伊拉克是古代巴比倫、希臘和亞述文化的發源地，那末真令人不勝「今昔之

感！

伊拉克自受英國的代管之後，它的民族解放鬥爭可以說沒有停止過。如一九二〇年三月伊拉克革命智識份子所召集的人民大會，一九二二年，一九二六年伊拉克人民舉行的反英運動，均是例證；但最顯著的莫如一九三〇年七月，一九三一年二月的大罷工以及一九三五年發生於幼發拉的河中游的革命暴動，這個暴動把伊拉克民族反對不列顛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伊拉克政府的情緒浮彫出來了。

伊拉克的這些革命運動完全在英帝國主義者加強壓迫和伊拉克執政階級加強榨取人民的基礎上生長出來的，因為委任統治制度在伊拉克形式上雖已取消，但英國在伊拉克的實際統治權益並未絲毫動搖，而且在「獨立」「自由」等狡猾的懷柔政策之下，進一步地鞏固起來。同時失去民族自覺的伊拉克地主、封建主等集團，不僅沒有與伊拉克的勞動大眾携手走上解放的大道，相反地，它們甘心「爲虎作倀」，充當英國馴服的工具，這無疑的，增加伊拉克解放鬥爭的困難。

此外，我們應當說到伊拉克的民族問題，因為這與伊拉克解放前途有着很大的關係。目前伊拉克的人口約有三百萬人，其中阿拉伯人占壓倒多數，計有二百二十萬以上，庫爾特人占五十多萬，餘爲猶太人、波斯人、土耳其人、亞述人等等。伊拉克境內這許多少數民族，不僅成份不同，而且宗教的信仰亦各相異，因此時常發生齟齬，尤以阿拉伯人與庫爾特人的積怨最深，這我們從兩民族間流行的諺語中看出來。庫爾特人常說：「駱駝算不得畜牲，阿拉伯人算不得人。」但阿拉伯人也有一句諺語：「世界上有三種討厭的東西：庫爾特人、老鼠與蝗蟲。」這種民族的傳統敵視，無疑的，是伊拉克解放鬥爭的阻礙物，它不僅妨害伊拉克民族的團結，而且爲英帝國主義者創立「分而治之」的絕好條件。

今後伊拉克的人民只有捐除民族間的成見，（最主要的是伊拉克境內庫爾特人與阿拉伯人的衝突，）組織反帝的統一陣線，擊退任何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給與伊拉克人民的侵略和剝削，首先是爭取英國在伊拉克軍隊之撤退，經濟、政治特權之歸還，只

有這樣，伊拉克才能由被統治的王國躍進自由的王國！

巴 力 斯 坦

賓 符

一

巴力斯坦 (Palestine) 是地中海東岸一個非常奇異的地方，它的面積只有一萬方哩，比美國的紐佳色州還大不了多少，據房龍在我們的世界裏面所說，它最多不過是「像歐洲什烈斯威好斯敦 (Schleswig-Holstein) 那種九等主權國的一個國度」，然而它在人類史上扮演過的角兒，却比許多頭等帝國都要重要些。

巴力斯坦的首都耶路撒冷 (Jerusalem) 是耶穌陵墓的所在地，是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因此同時是基督教和回教的「聖地」(Holy Land) 當十一二世紀的時候，爲了奪取這個聖地，曾經引起歐洲基督教徒好幾次的十字軍。到了十三世紀耶路撒冷還

是給回教徒奪了回去。從一五一七年以後，巴力斯坦在土耳其帝國的統治之下，一直繼續到一九一八年。不過自十八世紀來資本主義逐漸發展後，巴力斯坦已成了歐洲列強衝突的對象，中間歐洲列強爲了爭執這個問題，不知經過多少次的衝突，一八五三年的東方戰爭，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

戰後巴力斯坦的歷史，全是由貝爾福宣言 (Balfour Declaration) 決定着的。自從大戰結束以後英國就派兵佔據了巴力斯坦。一九二〇年，協約國對土簽訂塞佛爾條約 (Sevres)，決定將巴力斯坦歸爲英國的甲級委任統治地。一九二二年由國際聯合會正式核准。那時候，「聖地」的人口數約爲七五七、〇〇〇，其中猶太人占八四、〇〇〇人，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七三、〇〇〇人，其餘多半是回教的阿拉伯人。委任統治條件中明白肯定着貝爾福宣言，那宣言是英國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日發表的，在這宣言中，英國預許在巴力斯坦建立猶太人「民族的家」 (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Home) 大意說：「英政府極願見猶太人在巴力斯坦建立民族的家，並將以最大

之努力促其實現；至於凡足損害非猶太族社會的公民權利和宗教權利的一切設施，均不得推行。』這就是英國以後盡力扶助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的伏線。英國提出這個宣言的用意，約可分為兩點：第一、拉攏猶太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來抵抗方與未艾的泛阿拉伯主義運動；因為英帝國主義想獲得巴力斯坦的統治，作為保護蘇彝士運河的主要根據地，第二、想以這個宣言所表示的好意，換取全世界猶太人對協約國經濟上的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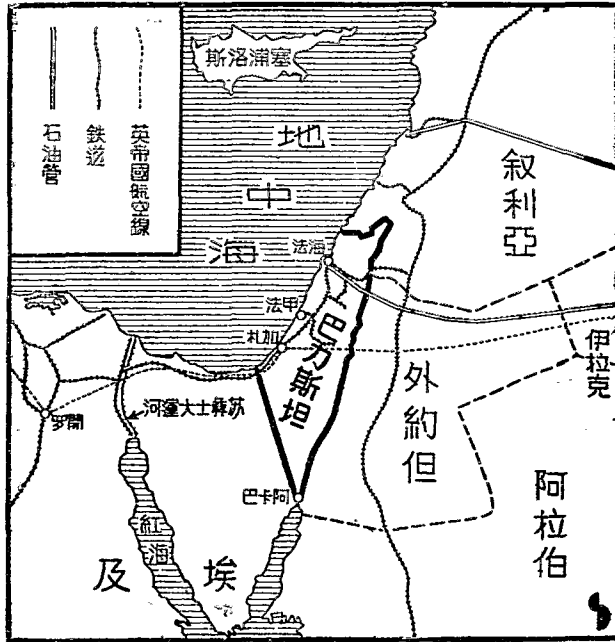
巴力斯坦既由英國代管之後，英政府便派了一個猶太人薩繆爾爵士（Sir Herbert Samuel）任駐巴力斯坦的高等委員。薩氏於一九二二年九月頒佈巴力斯坦的憲法，這個憲法規定設置高級委員一人，總司令一人和一個高級委員所任命的行政院，這樣把政治經濟的大權，完全攬在高級委員一個人的手中。此外又設了一個立法院，以高級委員和二十二個代議士組成之，這些代議士中，十人由高級委員指派，其餘十二人（回教徒八人，基督教徒二人，猶太人二人）是用初選復選制度選舉的。當選舉舉行時，

阿拉伯人爲了爭取權利和自由，都拒絕參加，因此，現在索性連這個形式上的立法院也沒有了。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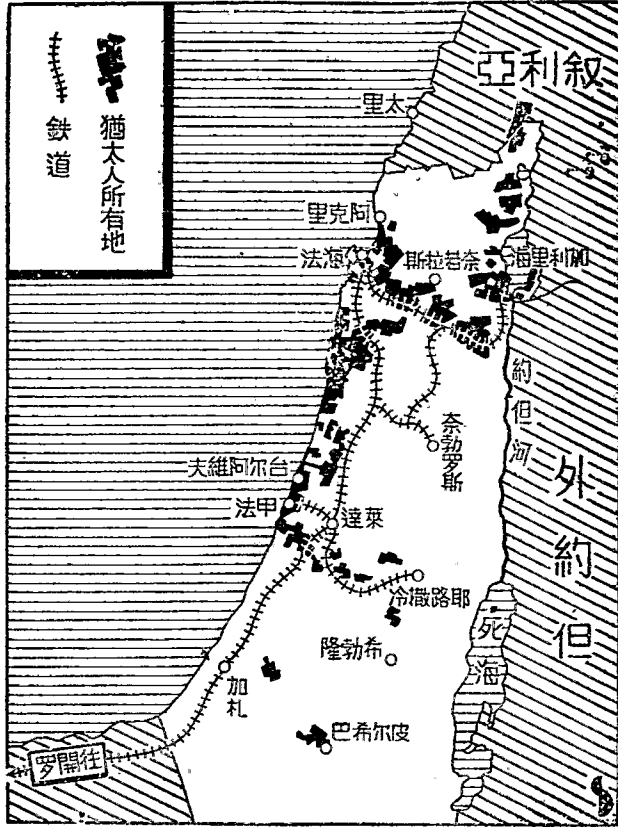
巴力斯坦不但面積狹小，而且是個地質瘦瘠，礦產缺乏的區域。那裏沒有煤，沒有鐵，沒有森林——沒有一切現代工業所需要的原料。約旦河（Jordan River）雖然可以供給相當的電力，但是數量實在有限。巴力斯坦惟一的自然富源，當是死海（Dead Sea）中的化學品，現在由一家英國和猶太人合作的公司經營着。

以巴力斯坦這樣瘠瘦的地帶，英國爲什麼這樣加以重視呢？一句話，那是因爲它在戰略上地位的重要。巴力斯坦跟蘇彝士運河密接着，它在英國跟印度以及其他殖民地間的聯繫線上，是英國集中航空力量最便利的地方。有人說它是「空中的蘇彝士運河」，是再也恰當不過的。爲了這個緣故，英國所以「不遺餘力」地在那裏建設航空根據地，



敷設摩沙爾油管，開闢海
發港等。

一般說來，巴力斯坦
是一個以農業占優勢的
國家，次之爲畜牧業。據最
近的估計，全國可耕地約
爲二、五〇〇、〇〇〇
公頃。有百分之五四的人
口是靠着農業爲生的。但
是農民的生活非常困苦。
前資本主義的剝削與封
建高利貸制度依然在各



地農村
存在着。
除了繁
重的封
建地租
以外，農
民還須
擔負着
總收入
百分之
三十五
到四十

的捐稅，連血汗都給榨取乾淨了。近年來失業已成了普遍的現象，例如失業的猶太人在一九三〇年的四百人，到一九三六年增至三千五百人，失業的阿拉伯人在同時期中自五千增至二萬五千人。在阿拉伯的村莊中，那貧困的情形更是難以想像，美國著名記者 Albert Vinton 在最近一則耶路撒冷的通信中，描述阿拉伯農民的生活情形說：

「一間沒有窗子的泥土堆成的草屋，就住着一家老少和幾條家畜。那裏沒有一些傢具。大家都睡在低窪的泥地上。麵包屑製成的薄餅，和着一些醃蘿蔔，就是他的早晚餐，他的午餐比較好，總算常有些蔬菜湯。疾病是常事，嬰孩的死亡在每一千個中必有一百四十七個。」

在帝國主義極度的榨取和剝削之下，巴力斯坦的人民過着非常窮苦的非人生活，但在另一方面，因為英國積極的在巴力斯坦建設軍事工程，握在帝國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者手中的幾個工業部門，却在相當的發展，因此而造成軍事景氣下的假態繁榮。

巴勒斯坦雖說是甲級委任統治地，但實際上它却是跟乙級委任統治地一樣，一切立法的行政的權力，都掌在委任統治強國的手中。它無異是給放在英國殖民地的地位上。因此自一九二二年巴勒斯坦歸英國委任統治後，那占巴勒斯坦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阿拉伯人，就常發生反英帝國主義的運動。英帝國主義爲着壓抑這種運動以鞏固它在巴勒斯坦的統治，巧妙地採用了一種挑撥離間的政策。它竭力的跟猶太復國主義者相聯絡，把猶太人源源不絕地從外面移入巴勒斯坦，允許幫助猶太人建立「猶太化的坦力斯坦」，一面壓迫阿拉伯的勞動者，並從中使阿拉伯人與猶太人弄得水火不相容，時常發生衝突，這樣阿拉伯反英的目標便移轉到猶太人的身上，而英國得以從中取利。因此，那猶太復國主義者，實無異成爲英國統治巴勒斯坦的政治工具了。

阿拉伯人對於政治經濟和宗教現狀的不滿，不久就爆發爲一九二九年八月劇烈的反猶太暴動。幾個猶太團體受到襲擊，一百三十三個猶太人給殺害了。麥唐納政府於是立刻派了大批軍艦飛機去，把暴動壓了下來，在很短期間內恢復了「秩序」。後來英

國又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去調查，由 Walter Shaw 爵士領導，認為「阿拉伯人因為他們的政治的和愛國的企圖業已失望，並為他們將來的經濟情形抱憂慮，因此對於猶太人生出怨恨仇視的情緒」為暴動的主因，然而，國聯委任統治地委員會却發表一個報告，宣稱這次暴動的目標也在於反對英國，正與反對猶太人相同。

阿拉伯反對着政府對於猶太族移民的偏袒態度，因為在英國政府積極贊助之下，猶太人源源的向巴力斯坦移入，到一九三〇年，巴力斯坦的猶太人數已增至一六〇、〇〇〇了。阿拉伯人認這對於他們的生存是個嚴重的威脅。

此外的阿拉伯人跟猶太人的糾紛還涉及耶路撒冷城內著名的泣牆 (Wailing Wall)。猶太人假定這牆為梭羅門 (Solomon) 廟的遺跡，他們向來在這裏禮拜憑弔。恰巧這牆鄰近回教徒最神聖的廟堂之一奧麥寺 (Mosque of Omar)，當猶太人和回教徒各到鄰近的聖蹟同時禮拜的時候，就發生了衝突，這次泣牆衝突的形勢變得非常之嚴重，結果自然又是由英國政府出來「仲裁」，委派一個委員會，擬訂解決這個問題的

辦法。一九三一年六月，該委員會報告那牆及其附近的舖道是回教徒的財產，但是猶太人在某種限制條件之下，可以在泣牆那裏自由出入，這次衝突終算解決了。

但是巴力斯坦的民族運動，却仍舊是無法遏止的，一九三二年的大罷工，一九三三年的武裝事變，都表現了這種運動的高潮，雖然因領導者的缺乏力量，結果都歸於失敗。去年五月，又發生了回猶的衝突，繼之以反英運動，經六個月之久，雙方死八百十五人（其中阿拉伯人七百名，猶太人八十一名，英人三十四名）結果又是給英帝國主義的武力壓了下去。

四

遷延半年的阿拉伯反英運動，雖然是給英帝國主義的三萬大軍遏壓下去了，這是否能夠就此「平安無事」呢？一個阿拉伯人的領袖曾經說：「歐洲的戰爭也許要在二二年之內爆發，也許暫時不發生。假使戰爭發生了，我們便有了機會，因為那時英國是

決不能在這裏維持這麼多的軍隊的。假使戰爭不發生，我們也有着機會，因為英國也終必須撤退一部分的軍隊的。」最近英國已派了一個委員會去調查，想替未來擬訂一個防止流血的辦法。在過去，巴力斯坦不知有過多少的委員會了。他們曾經發表過許許多多的報告，然而他們不曾帶來了和平。無論是阿拉伯人，無論是猶太復國主義者，誰也不會對於委員會的結果表示樂觀的。英國的委員會只是在設法保衛英帝國主義的利益，並不是來援助這個國家的。要根絕「聖地」的騷擾，只有阿拉伯人和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諒解纔能辦到。

自然大戰以後，由於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接觸，巴力斯坦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是正在滋長着。在城市和鄉村中，在阿拉伯智識份子特別是青年的中間，存在着一種對帝國主義深切的仇恨。去年巴力斯坦的反英運動，立刻在埃及和敘利亞引起了響應，就是民族運動席捲阿拉伯世界的明證。阿拉伯人已在導引民族主義的洪流，入於建設的河床。他們組織着小規模的工業，以漸謀脫出他們對歐洲的經濟倚賴性，他們還進行着劇烈的

抵制猶太人運動。

猶太復國主義者不僅遭遇到巴力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反對，泛阿拉伯運動也已做到了相當的成功。他們雖歷受着土耳其人殘酷的征服和統治，但是阿拉伯人暗中團結是非常之強固的。在大戰中，他們受了協約國的欺騙，（他們予協約國以軍事的援助，並對土耳其反叛，協約國會允許幫助他們建立阿拉伯王國，）從此對於帝國主義積下了深切的仇恨。戰後阿拉伯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的抗告、暴動、罷工和戰爭的記錄。

在巴力斯坦最近的紛擾中，有幾百萬元的金錢從阿拉伯各地輸入援助巴力斯坦的阿拉伯人。漢志和阿富汗募集着金錢。敘利亞和黎巴嫩舉行着不斷的示威。在伊拉克，英國人住宅給毀搗了。在大馬斯克，年青的民族主義者舉行着示威大會，外約旦的青年也到處宣傳演說着援助巴力斯坦的兄弟。

阿拉伯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加劇和阿拉伯大眾的覺醒，對於猶太復國運動成了最大的危險。因為在阿拉伯民族解放的鬥爭中，猶太復國主義者實擔任着一個反動的角

色。他們受着英帝國主義的利用而不自覺。猶太報紙呼籲着帝國主義「用鐵和血來統治。」猶太復國運動的領袖威士曼(Dr. Chaim Weizmann)甚至公開表示反對「一切足以損失西方列強在阿拉伯世界威信的舉動。」

猶太復國主義者不願跟阿拉伯人談判妥協，而甯願倚賴英國。要是有主張這種妥協的人，便立刻被指爲「叛徒。」黑翰博士(Dr. Haan)就是因此在耶路撒冷街上被害的一個。

猶太復國主義者指出巴力斯坦在軍事上地位的重要，認爲英國在那裏應有一羣最忠實擁護者的必要。而他們便是英國最忠實的信徒。英國已經退出了伊拉克；英國在埃及的權力日形削弱；法國也快放棄敘利亞了。猶太的報紙一再指出阿拉伯的巴力斯坦也將發生同樣的事情。只有一個猶太人的巴力斯坦纔能保衛到印度去的通路。猶太人唯一的夢想就是想借助於英國的力量，在巴力斯坦建立猶太人的「民族之家。」

但是英帝國主義是什麼都明白的。它知道巴力斯坦對於它軍路上的重要。英國自

然想在那裏繼續統治下去。正爲了這個緣故，它不希望出現阿拉伯的巴力斯坦，也不希望造成猶太的巴力斯坦，它明白只有在那裏維持兩者的均勢，纔是鞏固它的統治的最好辦法。

英帝國主義的政策，在表面上雖然贊助着猶太的復國運動，但這只是誘惑猶太人做它政治的工具罷了。英國並不想確實幫助猶太人實現他們「民族之家」的美麗夢想。英國駐巴力斯坦軍隊有一則歌謠，正說明着英國對巴力斯坦政策的真諦：

阿拉伯兄弟！不要射擊我，

射擊那個躲在樹後的人。

他是背信的猶太人，

我是忠實的英國人。

阿拉伯兄弟！不要射擊我，

射擊那個躲在樹後的人！

巴力斯坦是聖地。那是全世界數千萬的基督教徒、猶太人和回教徒信仰所寄的地方。在回教徒看來，那是僅次於麥加的聖地。全世界各地基督教徒川流似的到巴力斯坦去，就是基督教徒對巴力斯坦崇信的明證。但是猶太人對巴力斯坦的熱誠却比回教徒和基督教徒還要來的深切。猶太復國主義就是最有力的說明。無論是殘殺或屠戮，不能把猶太人驅逐開去。自從猶太國家消滅以後的一八六六年來，巴力斯坦從來不會沒有猶太的社會。雖然人數很少，這些猶太人自稱爲「社會的剩餘者」。這真是一幕猶太人的悲劇。放逐於勃裴龍（Babylon）的猶太人坐在無花菓樹下面歌唱着：『我如果忘記你，耶路撒冷啊，我一定將失去我的右臂，我一定將爛斷我的舌根。』這種可怕的誓言是猶太人時常禱告着的。在猶太的傳經（Talmad）中，充滿着猶太人對巴力斯坦的熱愛：『沒有嘗過巴力斯坦麵包的人是不會知道麵包滋味的。』『以色列的空氣使得我聰明。』

但猶太人只知道「以色列民族和以色列地方的歷史關係」却不知道除了猶太人之外，基督教徒、回教徒也有着最古的關係。阿拉伯人住在巴力斯坦，已經有了一千二

百年的歷史了。

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同是帝國主義壓迫下的弱小民族，他們應該不再相殘殺，以替敵人造機會。阿拉伯大眾是已覺醒了，我們希望猶太復國運動者也快些擺脫帝國主義者政治工具的枷鎖，與阿拉伯大眾攜手，共同為民族而奮鬥。爭取全世界弱小民族光明的前途！

敘利亞

逸 麥

在上面，我們曾經介紹過近東弱小民族的伊拉克；現在，要進而談談它的難兄難弟敘利亞了。敘利亞跟伊拉克的命運是差不了多少的，不但就歷史上講，它們都是古代文化的發祥地，都經歷過不斷的戰爭災難，都長期受着外敵的侵略；而同時，就現階段上，它們又是同病相憐，在徒有其名的「獨立」之下，做了帝國主義者的附屬品。爲企圖掙脫這種殖民地的羈絆，它們又正同樣艱苦地奮鬥着，走向民族解放的大道。此外，它們的土地又互相鄰接，它們的民族、宗教、習慣又大致相同，所以，敘利亞跟伊拉克始終是有着密接的關連。

一般敘述敘利亞的歷史，大都以土耳其時代爲開始，其實，敘利亞地方的史蹟却很久很久，遠在幾千年以前就已經發端了。這樣，爲使讀者更深明瞭敘利亞的實情起見，我

們就把它的過去約略追溯一下。

據說，最先在敘利亞地方正式建國的是腓尼基（Phoenicians）人，腓尼基人於紀元前二千年左右，就會以地中海東岸（現敘利亞西部）為根據地，發展其航海事業，開拓商務。至紀元前一千五百年到一千一百年間，敘利亞曾被埃及所征服。其後，亞述帝國（Assur）勃興，紀元前八世紀時，它做了敘利亞的主人翁。紀元前六百〇六年，亞述帝國滅亡，敘利亞再換了一個主人，新統治者是加提帝國，又叫做後巴比倫帝國。再後，到了紀元前五百三十年左右，波斯滅亡，加提。敘利亞地方自然也入了它的掌握。紀元前三百三十餘年，希臘出了一位大魔王亞歷山大，建立一大帝國，併吞了波斯，同時繼承敘利亞的主權。紀元前三二三年，亞歷山大大暴卒，所有土地瓜分為三國，波斯舊地歸其部將蘇魯克（Seleucus）承受。紀元前一百四十餘年，羅馬又把蘇魯克帝國滅亡，敘利亞就移給羅馬人管理了。這樣一直到了紀元後第七世紀中葉，回教勢力下的阿拉伯——薩拉遜帝國（Saracens）興起，趁東羅馬衰亂的時候，便侵佔其亞洲的屬地，佔據了敘利亞。十一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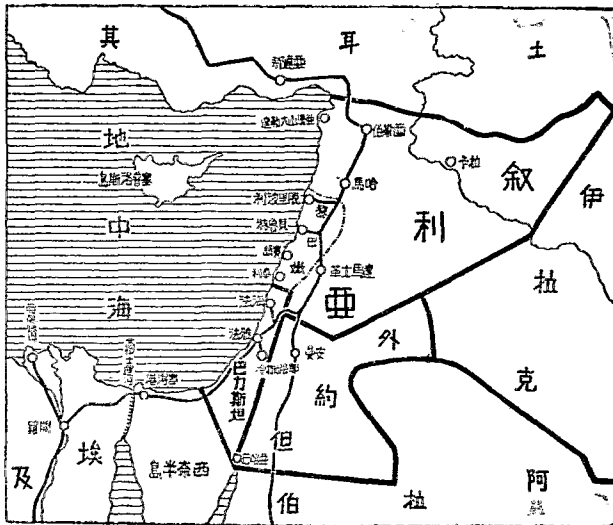
紀以後，改宗回教的土耳其人漸漸奪取了阿拉伯的勢力，至十五世紀中葉，便全部支配敘利亞，從那時起直至世界大戰，敘利亞長期做了土耳其的一個行省。

法國對於敘利亞的關係，倒也有很長久的歷史，遠在耶穌紀元以前，馬賽和法國南部就已經跟腓尼基人往來通商，那時法國一帶的經濟狀況和文化程度，比西亞要落後得多，絲、珠子、香料、樟腦等生產品大都從印度輸出，經由敘利亞巴力斯坦運往西歐，同時文化上種種前進的知識，也隨着商船而灌輸過去。十一世紀末，十字軍東征時，法國在敘利亞地方打定了日後擴展勢力的基礎；法國實際上就是十字軍的盟主，耶路撒冷曾有法人爲王，脫里波利等地又曾建立過幾個拉丁公國，多擁戴法國做君主。這樣，法國便成了地中海東岸的主人翁，教王也就賜法王以「東方耶教徒之保衛者」的尊號。一二四四年耶路撒冷聖地給回教徒奪回，耶教徒雖一度從東方被驅逐出來，但法國在敘利亞却已植下了不可磨滅的種子。十七世紀末和十八世紀初法語已流行於敘利亞，法人所創辦的教會學校學生人數曾達二萬五千到三萬人之多，黎巴嫩（Lebanon）最大的紡

織廠、絲廠以及鐵路事業，無不由法國資本投資經營。十九世紀以來，土耳其帝國日益衰落，英法德意俄五國相互在近東逐鹿，敘利亞方面法國因有舊日的基礎，所以它的勢力最大。一八六一年，敘利亞一部的黎巴嫩首先脫離土耳其，名義上由歐洲六大強國保護，而以耶教總督治理之，實則法國又佔優勢。一八五二年，法國向土耳其要求其關於拉丁僧侶對巴力斯坦——聖地的監護權，復藉保護耶教徒的名義，擴展威權於敘利亞，實施宗教上的麻醉，經濟上的操縱，文化經濟並進，更殿以政治的實力。這樣，敘利亞實質上不啻成爲法國的保護地了。世界大戰開始以後，英法締結瓜分土耳其近東領土的西克比谷密約（The Sykespicot Agreement）規定伊拉克、巴力斯坦歸英，敘利亞歸法。一面以援助弱小民族解放做幌子，驅使敘利亞人替帝國主義作炮灰。可是，英國却仍另有其秘密的陰謀，他依然暗中鼓動敘利亞人反法，企圖把全部小亞細亞攬爲己有，所以大戰中英國軍隊在敘利亞駐了好幾年。但法國是堅決地不肯放鬆的，經過戰後多時的折衝，直到一九二〇年英法始重訂新約妥協，英國承認法國在敘利亞的地位和權益。一九二二

年正式由國聯委任法國代為統治。從此，敘利亞實際上無異做了法國正式的殖民地了。

法人的統治敘利亞採取了分裂的政策，挑撥離間，以破壞整個敘利亞的團結。全敘利亞最初分作五區，一九二五年改分為四邦，即：（一）敘利亞本部。（二）阿拉韋亞（Alawiya），（三）黎巴嫩，（四）澤柏爾德魯茲（Jebel Druze）。黎巴嫩於一九二〇年宣布自治以後，一向維持着獨特的狀態。



從上面歷史的敘述，可知敘利亞這一地方是從來也沒有獲得獨立過，數千年來它始終遭遇着強力者的蹂躪，連蒙古的帖木兒帝國也會經侵入它的境界。有人說：『敘利亞是世界最長歷史的最狹地帶，它的軍事史可以代表世界大侵略家的傳記。』這話是恰當極了，因為，從已往西亞史上觀察起來，似乎沒有一個侵略者不會到敘利亞去塗過血。

那末，敘利亞爲什麼會弄到這樣不幸的地步呢？我們主要須從地理上來說明。敘利亞位於亞洲極西，瀕地中海東岸，其所處地位適當歐亞交通的樞紐，不論從東方到西方，或從西方到東方，它終是一扇便利的門戶。另一方面，從前相繼興起的許多帝國，幾於無一不在敘利亞的毗鄰或附近：埃及在其西南面，亞述起於東北角，加提波斯來自東部，阿拉伯接居南境，希臘羅馬則勃興於西方，最後的土耳其，又正密連它的北境。在現在，地中海還仍舊不失爲一重要航路，敘利亞也依然居交通上重要的地位。法蘭西人之覬覦其地，以及終於併吞了它，緊攬着不肯放棄，當然也不是偶然的。

由於不斷地經歷着破壞性的戰爭，因此，世界策源地之一的敘利亞地方便不能獲得正規的發展。古代埃及文化、美索不達米亞文化、阿拉伯文化、地中海文化等等，雖都會交集於此，但戰爭却常常幹着摧殘的工作。所以，外敵侵入一方面固然帶來了新的燦爛的文化，一方面却阻滯它順利的發展。現在，敘利亞竟是一個給帝國主義者統治着的非常落後的國家！

敘利亞現有面積約六萬方哩，位於阿拉伯半島西北部，東界伊拉克，南鄰阿拉伯，北接土耳其，西濱地中海。人口三百餘萬人，居民大都信奉回教，有三分之二係阿拉伯回教徒，基督教徒約僅五十餘萬人。敘利亞的人種則相當混雜，主要是塞姆族（Semites）的後裔，雜有阿拉伯、埃及、波斯、希臘、羅馬、猶太、土耳其諸族的血統。

依地勢、氣候以及物產上的區別，敘利亞大致可以橫斷為北中南三部，北敘利亞土壤乾燥，不宜於農業；中敘利亞西部可種穀物，東部多屬草原之地；南敘利亞為全國最精華的部份，穀物、蔬菜、瓜果、桑樹都非常豐富（敘利亞產絲相當有名）一般的說來，敘利

亞是落後的農業國，農業中還是盛行着大土地的佔有制，差不多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都給大地主所佔據。至於耕種技術，當然十分落後。整個農村經濟是貧乏的，農民受到極度的榨取。其次，敘利亞因為濱海的緣故，漁業倒相當發達。說起工業，敘利亞的民族工業真是太覺可憐，有的只是落後的手工業，大都僅把絲、麻以及牲畜的副產品加以改製吧了。至所謂現代工業，以鑛業比較發達，但它的開發完全依賴着外國，尤其是宗法國的資本。輕工業的紡織工業、麵粉工業等都主要操在法國資本的手裏。因着農業經濟的貧乏，工業的落後，敘利亞的貿易當然也不很發達，而且每年大量入超。尤其是一九二九年後世界經濟恐慌澎湃，更促進它貿易的衰落。連向來視為重要收入的運費，近來也日益減縮，許多交通機關甚至不得不虧本。

像這樣的經濟情形，再加上法帝國主義的盡量壓榨，敘利亞人民的痛苦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論農村裏的農民或工廠裏的勞動者，都遭逢着破產的命運了。

自然，敘利亞人決不是只配一輩子做奴隸的，它們對於民族解放的覺醒，也不是一

天二天的事情了。在土耳其時代，它已經屢次從事於自治或獨立的運動。巴黎和會時，敘利亞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要求完全獨立，但被帝國主義者所拒絕。一九二〇年敘利亞全國會議反對法國的分裂政策，要求完整的獨立，當時並即組織新政府，制定憲法，但最後被法國以武力解散。一九二五年因不滿法國官員的高壓，以強悍的德魯茲（Druse）為首，發動普遍的民族革命運動，法帝國主義竟用極慘酷的手段鎮壓，敘利亞人死傷達一萬五千人以上，尤以屠殺京城達馬士革（Damascus）為更駭人聽聞，達馬士革全城化為灰燼，居民五千和監犯一千餘人都遭殺戮。這是國際上有名的慘案，也是敘利亞民族解放運動中最光榮的一頁。一九二七年，反法風潮再度昂進，參加示威者達二萬餘人，但結果仍被法國的武力所壓下。一九三一年再接再厲，向來認為是安分守己的貝魯特（Beirut）地方首先發動罷工、示威、遊行和巷戰，接着全國工人都捲入偉大的革命漩渦，展開流血的鬥爭。一九三二年以北部亞勒伯（Aleppo）為中心，又爆發大規模的示威運動，有四萬多失業工人參加，同時達馬士革也有一萬多人起來響應。一九三三

年民族革命的色彩更形濃厚，當時國內有自命爲「民族主義者」跟法國談判出賣民族利益的勾當，覺悟的勞動大衆便起來作激烈的示威，達馬士革等許多城市宣布總罷工，農民運動也遍及各地。

敘利亞歷次的鬥爭，雖然都遭受了非常慘酷的壓迫，但敘利亞人要求民族解放的情緒，却始終沒有渙散過；相反的，由於壓迫的加強，鬥爭意志却愈益堅固，再以最近全世界各地民族解放運動的澎湃，就越發激動敘利亞人的勇氣。到了本年一月末，敘利亞反帝運動終於又復活，首先是以達馬士革及亞勒伯封閉國民黨俱樂部及驅逐國民黨領袖爲導火線，掀起罷工罷市大風潮，其後蔓延到貝魯特（Beirut）等各大城市，暴動也擴大，學生擲石擊燬公署，和警察相格鬥，發生流血的慘劇。風潮一直繼續到數星期之久，使國內經濟狀況呆滯不動。

這次運動中值得注意的是下列幾點：（一）參加鬥爭者普及各界，工人、商人、學生，甚至乳臭的兒童，也都積極參加。（二）基督教徒和回教徒捐棄了昔日的成見而團結，

達馬士革羣衆大會上民衆曾高呼「回教徒和基督教徒聯合萬歲」。(三)整個阿拉伯民族都給與普遍的響應，伊拉克會繼續發生事變，國會議員五千人又會聯合向委任統治官提出抗議，說「敘利亞現在一切糾紛，法國政府應尸其咎」；同時，巴力斯坦等也表示同情，並圖謀組織汎阿拉伯國；埃及學生則以罷課來響應。其後埃及巴力斯坦如火如荼的反英運動，跟這次敘利亞鬥爭尤不無相當的關係。

像這樣發展下去，法國人也畢竟有些畏懼的，所以不得不採取進一步的懷柔政策，允許敘利亞成爲名義上的獨立國。正值巴力斯坦暴動風潮激化的六月中旬，巴黎傳出敘利亞和黎巴嫩（黎巴嫩爲敘利亞西部沿海一角，係最繁盛之區，向來保持自治地位，報上所載黎巴嫩似乎是一個單獨委任統治地者，乃與事實不符）會派代表團跟法國外交當局舉行重要會議，討論兩地合組而爲一獨立共和國，定名近東國。到了九月九日，法國和敘利亞代表在巴黎簽訂法敘條約，規定法國應於三年後，允許敘利亞脫離委任統治，加入國聯，而爲一獨立國家，法國駐在敘利亞的軍隊也將逐漸減少。

這是法國準備完全放棄敘利亞的表示嗎？不，決不，這同樣是帝國主義欺騙的手段！敘利亞民族真正的解放和自由，却需要更堅決的努力和鬥爭。我們相信覺悟的敘利亞人，決不會就此滿足而重上帝國主義的老當！

十一月十九日哈瓦斯社電訊：「脫里波利土人多名，頃於午後結成隊伍，用步槍及手槍向法國駐防軍兵站若干處進攻……」這也許將成爲敘利亞民族解放運動的又一前奏曲吧！



◀ 冊各列下出已 ▶

本叢書目的在幫助讀者大眾認識世界大勢，灌輸時代知識，以客觀的態度，分析和研究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重要問題。執筆者均為當代國際問題名家，立論正確，文字流利，可作學校補充讀物及自修參考用書。

日本的透視	歐脫萊著 董之學譯	六角
飛機翼下的世界	貝葉合編	五角
國防前線的綏遠	葉秋著	二角五分
緊急時期的世界與中國	錢亦石著	八角
國際問題研究法	平心著	再版 三角五分
世界政治	杜德著 張弼等譯	一再版 一元
戰爭·軍火與利潤	賽而特著 邵宗漢譯	四再版 四角
動盪中的歐洲	斐雪著 賀符譯	三再版 三角
戰爭與間諜	路威著 胡愈之譯	三三版 三角
現代十國論	金仲華等著	三三版 三角
太平洋問題十講	錢亦石等著	四三版 四角
弱小民族小說選	茅盾等譯	六再版 六角

世界知識叢書之十五

亞洲弱小民族剪影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郵費

印刷者

發行者

著者

生活印刷所

上海福州路
生活書店
第三八四號

吳清友
張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54

112317

3

活生

28
.39

\$0.30

72
847